萬曆武功錄

廣西

府江右江諸獞列傳

兩岸及三峒皆府江獞北三北五則類皆右江獞也正德中府江諸獞爲粵邊患制置使陳金常請兵擊破之而北三北五獨征伐未之及征伐則自是歲始也而是時右江諸獞生齒乃益繁乎前是東岸屬平樂西岸三洞屬荔浦延袤千有餘里中間巢峒盤絡爲猺獞淵藪於是江上諸偷盗皆倚借爲黨援日與府江酋長楊公滿雷公奉黃公東等奪荔浦坊郭平樂樂山及峯門南源諸所執永安知州楊惟執巳

殺指揮胡瀚千戶李可久周濂軍全朱銓鄧月二土合岑文太學黃文堂及兵民亾算而遷江之北三來賓之北五尤最甚歲歲與東歐西里及三都五都諸賊相倚附焉多人勁俗號爲劃馬賊常陳兵走東粵畧三水淸遠諸縣還入南寧平南武宣來賓滕貴劫府庫已畧來賓所千戶黃元舉家產殺土吏黃勝及其子四人兵七十餘人已殺明經諸生王朝經周松李茂姜集四人自是之後白晝皆蒲伏道左奪道左諸過使行李李副使戴僉事多受其禍也居頃之南四通逃齒葬明甫及其子十餘人亾抵右江謀爲報

復討，乃盡武宣諸生米如銀、揚揚騎馬驟千餘來，於是焚大廬等七村。攻博樂等二十一村。會舍人張剛佐史周于義，邏行間諸猺，執而僇之，奪其所持牒阻置郵。置郵無敢晝夜行，道上多不得以文書相往來也。是時兩江守巡使劉穩、沈子木、李文續，告於撫巡使郭應聘、制置使殷正茂。後先以其狀請。是歲隆慶壬申冬也。乃以李錫為大將軍，而屬參政胡直為督漕使，按察副使金柱、鄭茂，夏道南為監軍使，龔大器劉廷舉為紀功使，期十月十五日十道並出，而是時諸土吏韋文明以東蘭部兵，至趙邦興以龍英部兵，

至岑紹勳以泗城部兵至黄莫之厚以南丹部兵至岑
璉以歸順步兵至黄恩以江州部兵至黄瑚以向武
部兵至太錄以田州部兵至岑濟寶以武靖部兵至
黄有瀚以忠州部兵至黄允章以上林部兵至王吳
黄正以思恩部兵至燕紀以都康部兵至韋龍以鎮
安部兵至羅世璘以那地部兵至鄧永印彭大武以
永順部兵至許世興以上映部兵至岑壽松以湖潤
部兵至黄一貫以遷隆部兵至黄鎮以安隆部兵至
於是王世科提東蘭泗城永順安隆湖潤兵攻古西
巖口破之斬首捕虜二百有四級復攻平滿青龍破

之生得八人斬首五十四級餘黨犇入爭山古逵陘山爲巢泗城東蘭兵搏戰斬首三百五十三級已疏捕諸山斬首八十四級餘黨復走南源雞籠山巢追逐斬首二百二十二級還攻西南青嶺木魚諸巢斬楊錢甫楊公滿楊朝猛楊扶豺莧扶金莫扶楊等首三百六十一級錢鳳翔提用州忠州龍英武靖還龍兵攻東岸黃洞古榴糯峒破之生得黃公護蘇公棄斬唐義婁唐會婁袁婁沈婁首一百一十三級攻黃泥嶺水涯洞生得黃公送斬首一百二十六級疏捕何冲莫家冲斬首二百一十級餘黨犇入倒流苦竹

蒲巖諸山追賊斬首四百一十六級王承恩提田州
兵擊龍巖破之斬首二百三十二級奪獲被擄二人
復提思恩鎮安都康兵擊西岸馬尾及勞碌黃牛諸
山破之斬周添郎鄧琶婆盤滿婆盤賊婆鄧郎等首
一百二十一級餘黨奔入仙迴高天古帶諸山疏捕
仙迴西岸生得四人斬首一百五十二級守備康仁
生得一人斬首二百八十四級進攻高天泗城兵先
登斬首一百二十六級我兵創五人餘黨悉遯追賊
逐北至古河中斬黃公東等首七十一級復疏捕西
岸斬首三百一十三級董龍提歸順南丹那北上林

兵擊太平古月馬尾破之斬雷公恭王公祉等首二
百四十一級奪被鹵一人復攻唐冲庞灘破之斬首
一百一十七級田義凌文明提向武江州奉議上映
兵擊兩岸破之斬鄧婆等首百一十七級復攻南源
鷄籠仙廻高天斬首捕虜一百四十一級是歲萬曆
元年春正月也大率斬首凡四千六百六十七級俘
獲凡四百四十八人奪獲被擄凡三人馬牛凡二百
三十三頭器械凡二百一十有九前是給事中梁問
孟上書請征兩江諸酋欲相度先後機宜以行於
是右江備兵使沈子木移指揮使王碧蕭紳令恭撤

入北三。北五。宣　朝廷威德、趨歸降、會峒老棄法眞等、同原鹵、來賓遷江民、蒙演、蒙葛眉等、具盟誓、請備兵使所、願歸所李田、輸賦、請以漢官式臨之、當事者具報可。於是蒙演等得自新、而李艮臣、李純、唐鍊、先後爲巡按御史具得其狀。大會撫巡使郭應聘、制置使殷正茂、並奏於　上、下本兵議、尚書方逢時、俄覆奏、　詔賜殷正茂金五十兩、表裏二、進郭應聘秩一等、廕一子入太學、李錫秩二等、皆予金三十兩、表裏亦如之、已撫巡使及制置使、大會布政使楊成、參政胡直、李鳳、按察副使高察、僉事霍與瑕、江圻、爲善後

六笑以上。　上皆可之前是荔浦之岑門南㵎修仁之麗壁永安之古眉諸遞司爲諸獞所奪頃議改土巡檢其官目必推擇有才武者給冠帶管事滿三載稱職如奭始與襲世世勿絕乃於東岸水滙復麗壁市而與廣運足灘爲一軍軍二千人備平西嶺鐵匠坡仙家冲於西岸仙廻復古眉而與高天冲口爲一軍軍一千六百人備陸內六章於龍頭磯爲一軍軍一千人屬漢官備馬尾田冲黄牛及三峒於上峒古西復岑門爲一軍軍一千六百人備羊尼峯門盧㟐大喃兼視中峒於下峒東練復南源爲一軍軍二[illegible]

人備大宅東瓦皆屯田月食餉人三錢而歲以衛萬戶戒千夫長百夫長一人兼視邏司事稱職亦令得世守土是時左江以蒼梧參將一人募兵一千人而邏司及桂平諸武吏悉以屬之歲時參將得提兵巡徼昭平荔浦之間殷殷不絕也於是西岸通五道道自昭平明源洞以達仙廻又自仙廻達古蘇直走永安又自藤灣達馬尾象磯自象磯達田冲直走平樂又自龍頭磯達大猺上下兩洞而東岸自昭平達水滙自水滙達平西邏山及十三屯自平西邏山達平樂又自深冲達桃嶺出此兩岸皆孔道矣初府江自

平樂至梧州五百餘里而遠中間皆無郡縣在唐宋時有龍平思勒馬江沙亭諸縣今皆徙傜窟穴矣乃於平樂之昭平馬江建縣以昭平古龍平地遂割富川之二五都賀縣之招賢鄉下半里上半里及仙廻土司大率賦糧三千六百八十餘石大司農請於上於是　賜縣名曰昭平昭平屬平樂也

贊曰

昭平故古龍平地也以余所聞故縣印尚封府庫今幸縣其地此非　陛下威武所變化能至是乎然而大將軍金規石畫亦不可不謂至壯而兩岸三峒皆改

復土司。以漢兵七千人戍守之。皆令其受法漢吏。志念益深矣哉。襄從府江至梧州五百里無縣。今冠蓋之於道。唯恐軺車之行遲也。

懷遠諸猺獞列傳

懷遠。柳州屬邑也。居右江上游。旁近楚之靖綏。貴筑之黎平。爲諸猺所竊據。懷遠故淪沒數十年。於今乎。賴　陛下征古田。幸大捷。諸猺皆讋服。於是懷遠令馬希武。使楊官。朱萬世。召猺老加仲才等。曉譬以禍福。欲城縣。仲才曰。幸甚。敢不如明府約。久之。令果往。猺獞羣輩數十百人。皆郊迎令。望見令至。大驩。皆叩頭。不自意得復見漢官儀。誠願編入版圖。歲時輸賦役如編氓。令請至。唯令所左右。希武猶豫久弗決。仲才等乃指天日埋石歃血以盟。希武既到縣。具如諸

猺所請以撫處文牒移兩臺因郵置以聞。上幸報
可。於是分守使李文續、分巡使沈子木、使柳州推官
高日化、洛容知縣邵廷臣、行縣。而希武及經歷余晃、
典史陸錦、鄭鵬、徐仕科、邏司。鄧元先、已治茅爲廬然
後建城郭衙舍倉獄也。前是希武與稿黃。大地、太平。
河裏諸猺約、約建城縣、請以三十金擊牛、酒犒諸猺、
頃城工過半。諸猺請牛酒、希武堅弗與、諸猺以爲令
食言皆大拂其意欲而去。當是時諸猺常以易米往
來城下。城下諸役夫日以女等先時擊破城今乃累
我衆、殊甚。殺我衆必厲兵秣馬待一日城成盡殲吏厥

過衆而後吾等始踰快可知也稍責諸徭皆有怨恨有
呼去意又希武新政尚嚴急諸戍堡兵縣甚怨斥之
反趨召隆起兵兵至躬自騎馬走城上旦莫鳴金鼓
銃砲如雷諸徭聞皆愈自疑以爲襲役夫告我今果
然由此縣中口語藉藉多有欲先縣而發者矣希武
不知諸徭故乃提槖鼓督責諸役夫益急諸役夫相
與議曰建城實欲利賴我奈何徒爲我貽禍乎亾何
希武行城上視城善頭廬見方嚮呼夾道而馳會徭
中一童子至望見令直前左右呼之曰走童子弗走
令大怒軀榜服之加箠數十遂死前是織坡頭板江

諸猺已痛令入骨髓至是大會稿黃大地太平河裏猺人乃謀曰卽城未就尚皆殺我子男如此果如役夫言城成殺我無疑計莫如先殺令期旦日舉事爲諜者所覺微以告令令弗信榜笞諜者旦日諸猺乃帥數百人由北城入諸役夫皆欲走令呵止之猺人廼以鳴鏑射令若尉而馬希武及余晃陸錦鄭鵬徐仕科鄧元皆中流矢元竟死希武失印傷兵夫龍喜等一十七人時隆慶壬申冬十月也制置使殷正茂以書請 上有 詔罷李文續等俸令待罪於是大將軍李錫急使叅將王世科爲左將軍軍稿黃大地

叅將錢鳳翔爲右將軍軍太平何裏畢會長安鎮進出以何稿黄太平乃與丹陽鎮猪肉用寨蕉化諸猺以慮數千人治舢艫數百艘大入石棋傘頭諸村村落鄉兵鏖戰斬首一十九級生獲五人諸猺皆止舍平琴洲鄉兵翼而圍之擊舟舟湛洑溺死者以算獲舟三十艘長安鎮邏使周大有以其捷來告我兵乃鼓行至板江約自東崖直擣懷遠會大雨雪自人日至二月中連旬弗開爲按兵不敢動朱萬世得縣印來獻是時猺人皆來自貴筑及黃土殺團徐峒與三甲越民鐵甲勁弩皆其長技我兵水行則逆流而上

陸行則非鵰鳥道。甚崎嶇。迴遠不可度。所過道上。又皆猺巢穴。自言阿猺得守險。漢鳥奈我何。制置使詗知諸猺獨畏楚永順鉤刀手及狼兵。乃以羽檄三道移所在撫巡使。於楚則趙賢。於浙則方弘静。於貴則蔡文。徵鉤刀手三千人。鳥銃手五千人。狼兵十萬人。以二月討之。費以五萬餘。已大會撫巡使郭應聘。御史唐鍊。屬布政使楊成。按察使高察。參政使吳一介。李鳳。鄭茂。副使劉廷舉。徐作。參議高則益。僉事夏道南。江圻。參將王世科。都護許文。及總戎李錫。議先使使者。招徠白果諸猺。黃上諸洞。青棋大梅諸猺。令歸

降以防連朋之患。然後擊大平。河裏四港。牙寨。稿黃。大地。吴江澪諸村。當是時。東岸則板江楊梅。西岸則坡頭河瀑。皆助獠為虐。而古田上宋酋長韋狼要。亦與其弟韋狼金、奔右江五都。招致諸劇賊為黨援。時癸酉冬盡矣。於是章程兵由柳州出。永保兵由靖州入。至則分為七軍。以錢鳳翔軍坡頭。王世科軍縣北。楊照軍縣南。亦孔昭軍板江。曾國賢軍湖兵。而以季錫為大將軍。營居中。兼督大榕江軍。聽潭立。水軍。而以副使沈平木監之。莊國禎紀之。而知府許獄能攢彭文質、陳子佐、張宏、侯國治、同知王任、蕭騰鳳、陳所

學通判蕭時中朱成武蘇繼文推官高日化知州張樞同知王恕判諸譯知縣黃裳王一岳李邦仁趙宜吳鎮陳宗堯余光祐楊春煦皆聽調度是時辰沅備兵使史嗣元備綏寧而貴州撫巡使躬馳永從期十二月朔四日皆進至板江會諸徑以木石塞江灘擊聚黨千餘船艫百餘艘計欲拒我兵望見我兵水陸並攻皆股栗盡反踵走我兵遂拔木毀石而入大破之連援冉陽蕉花中團田寨古立洛臬火燒合水諸巢斬酋長柴才富吳金田等首百三十五級餘黨數千人皆徉入冉竹楓木間據層巒亘絕澗以為險殊

死戰我兵攻巢先登斬首四百二十二級殺賊燕旂
鼓越大稂嶺而遁復聚天鵞嶺我兵追亾遂北直擣
天鵞嶺至七團四寨腮江巴峒諸巢生得酋首隆扶
羊斬王伯牛爺等四百四十三人奪獲風紀輯覽諸
書及鶴頂榆木黑花帶皮印藁諸物復進兵攻大藍
公和唐朝山諸巢而稿黄大地及板江田寨衆聚郡
鄧大山固巳數千餘矣我兵卻敵斬于矛保等首一
千有五級餘黨復犇八寨列重柵堅壁而守矢石如
雨我兵乘勝先登乘風縱火焚木柵斬滎田師等首
千二百九十級王簿李村提撫猺兵助戰斬首五十

九級於是數自癸酉十二月至甲戌春二月。大率斬首捕虜凡三千三百四十四級、俘獲男婦、凡二百六十三人奪獲牛凡四十九頭、舟凡八十六艘、區甲凡一百九十有六、槍刀牌弩諸器、凡一千七十有奇。事聞、上賜殷正茂金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遷郭應聘秩一級、賜聘及李錫趙賢、金二十兩、紵絲一表裏、方弘靜蔡文、金十五兩、諸士吏、思明則黃承祖、東蘭則常應龍、南丹則莫之厚、那地則羅忠輔、泗城則岑紹勳、歸順則岑璡、思明則黃恩隆、江州則黃恩隆、英州則趙邦輿、龍州則趙英、忠州則黃有瀚、武靖則岑靖

賓上林則黃允章下石西則閉文經永順則鄧承印。彭火武彭永年上映峒則許世與下雷峒則許宗蔭湖潤則岑壽松鎮安則韋晨恩恩則覃文顯徐治韋顯威黃正黃承祖潘承紀王觀韋寬遷隆則黃一理安隆則黃榮保靖則彭養正鎮溪則張寬於是 上有詔賜岑紹勳等金二十兩莫之厚等金十五兩許宗蔭等金十兩始尚書譚綸請曰 上幸賜諸土吏金錢甚厚諸土吏戴 天子恩德如覆載自今有如不可知一日以羽檄徵兵務以梟騎應聲而至乃足徵報稱十一二不則請得以杜後患文彈治之諸土

吏曰敢不如約於是東岸北岸屬內三甲河裏太平南寨屬外三甲四港東澪波浪塘堀屬武洛狪人猛囤七閈屬韋單二狼人桐木火燒洛溪合水及三門洛果屬上猺籠郡鄧勇尾屬中猺籠稿黃大地屬下猺籠坡頭田寨及板江河潺大田蘆屬浪溪獞人邊田板壁屬寶江獞人板江豬肉屬魚樓獞人河潺蕉花屬背江獞人大田蘆及下猺籠皆互相約束矣前是諸當路議兵防欲毀萬石宜良丹陽爲土巡司已欲加守備一人已又欲於永福加海灣堡屯兵二百人古鉢堡屯兵三百人毛峒堡屯兵三百人於臨桂

加傘山堡屯兵二百人。於陽朔。及大水。并田金雞頭。爲一堡。屯土兵五百人。而里定。羊骨。遇龍。翠屏。松山堡。皆加兵爲壘。且耕且守。故事。東蘭。南丹。那地。歲出土兵三千人。更番戍省會。頃自古田發難。當事者議改思恩。鎮安。田州。而思恩諸州曰。我敢有梧州之戍。已甚。奈何將軍又戍我乎。自是之後。鎮安。及湖潤。爲一年。思恩及田州。江州。上映。下雷。爲一年。年出兵三千人。以四年戍桂林。而泗城。及歸順。都康。爲一年。向武。奉議。及上林。爲一年。思明。及思明州。遷隆峒。爲一年。龍英。及忠州。爲一年。年出兵四千人。以五年戍梧州。

皆以撫巡使郭應聘請也。

讚曰

余觀猺獞。長技不過鐵甲勁弩已耳。至無所畏。畏狼兵。及鈎刀手。而殷司馬以爲猶鼠之畏猫也。然哉語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夫狼兵。及鈎刀手。皆故爲土吏。然則土吏奉約束。而後其制猺獞。始有兵耳。毋乎。奧乎而猺獞常什六七。此誠當備鑒之令加畏。奈何常倚重此屬爲兵哉。

永寧洛容諸獞列傳

常狼要。永寧酋長韋朝義。洛容酋長也。先是獞人黃銀成與狼要有隙。相讐殺。而常安巡司。欲窮治之。於是狼要推牛。齊合永福陽朔碎江諸獞。攻圍鳳凰理定大水田。射千戶韋繼宗。宗中流矢死。碎江諸獞走蕩浦山灣。狼要走右江。皆招致獞人。曾指揮徐民瞻兵捕服道左。執狼要獲輿謁兵備使莊國禎。餘黨馳還。乃請於制置使殷正茂。臺御史郭應聘。御史唐鍊郎以羽檄徵田州向武都康諸土兵。凡七千餘人。屬裨將王瑞。王承恩。汪可大。麥文明。康仁往。而以為政

使吳一介監之是日即提兵馳茶溪鏖戰王瑞斬廖金鑑廖金遠韋銀花韋狼花韋狼相莫伯雍等首凡三百一十九級汪可大生得黃朝鮮斬莫鑑從莫艮行等首凡三百有七級王承恩斬首捕虜凡一百八十有三級張世熙疾力戰劒斬二人熙亦有金夾死凌文明斬首捕虜凡一百三十四級康仁斬首九十五級大率斬首一千三百三十八級俘獲八十一人牛馬四十頭器械九十有五繪畫黃衣一襲蓋癸酉秋八月也先是月正上元托定洛斗與古底上油諸獞𤼵洛容令邵廷臣以歸養去尉謝濟行縣求於是

獞人韋朝義等。夜半。直擣潭所。鼓噪。竟殺潭。潭死。今其印符而去。是夜指揮使朱昌、徹與土巡檢韋顯忠、並提兵顧與諸獞快戰。昌、徹斬首二十三級、顯忠斬首三十一級。我兵傷一十三人。諸獞皆遁走。而裨將文斌、張汝能、胡德忠、追亡逐北。生獲韋朝義、三官等。凡八十三人。得縣印一顆。於是守巡使莊國禎、沈子木、李文績。皆移都御史。而與總戎李錫。決策往征矣。而是時王瑞為一軍。軍永寧。以往古底。上宋諸巢崇文、凌文明、康仁、為一軍。軍永福。以往理定。海灣。諸巢亦孔昭為一軍。軍洛容。托定。洛斗。諸巢。楊照為一

軍。軍柳城以往上油諸巢而錫以中營居理定江。期

二月二十六日。四道並出。於是永寧軍擊古底上朵

大盤天心塘。諸巢先登破之。生獲單狼印。斬單金鉢。

單金倒單百長。單銀郎等首。凡八百七十二級。永福

軍擊恩位。狼家諸巢。御敵先登破之。生獲羅仁周王

朝傍。斬莫扶頭。單應鸞羅文朝羅公盤。單朝俸首九

百七十二級。洛容軍擊托定。洛斗理伏川巖諸巢先

登破之。斬首捕虜。陶狼金。陶狼漢羅道蕁。陶艮陶定。

陶金總羅道印。羅頭揚陶朝漢等四百八十二級。柳

城軍擊上油。上艮單廂諸巢。御敵破之。斬首五百一

十二級。大率斬首凡二千八百三十八級。俘獲凡三百二十一人。奪獲被鹵凡一人。牛凡五十五頭。器械凡二百六十有二。書籍凡五本。關防凡一顆。頃之。制置使具捷。總使使者請於 上。事下大司馬譚綸。於是先賜郭應聘金三十兩。表裏二。李錫金二十兩。表裏一。自是之後。御史李采菲劾詠訥。永寧。洛容。後先斬首捕虜凡四千一百五十二級。 上有詔遷殷正茂為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郭應聘為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李錫陞秩三級。李文續等陞秩一級。金錢皆有差。先是御史唐鍊奏土吏泗州則岑紹勳歸

順則岑瑾。鎮安則韋農。永順則彭永年。捷凡二百以上。南丹則莫之厚。東蘭則韋應龍。那地則羅謙範。保靖則彭養正。捷凡一百以上。下雷則許宗廕。龍州則趙應龍。英州則趙邦輿。上峽峒則峒長許世輿。忠州則黃有朝。思明則黃恩隆。永順則彭大武。鄰承甲。上林則黃允聳。安隆則黃禜。下石西則閉文經。五十。則覃文顯。黃正。黃誠。覗覲則官族韋寬。捷凡一百四十四級。 上幸賜岑紹勳等金二十兩。覃之厚等金十五兩。許宗廕等金十兩。正茂乃上書謝爵賞。以爲此陛下之靈。社稷之福也。臣等何敢以爲功。 上嘉賚

如初其後大屋諸村殘獠黃朝貴黃金門復齊合所
之陽老村柳城之上油村酋長覃金磊等號為萬餘
人聲欲大入富福鎮而王世科等引兵擊破之斬黃
金門及從賊首凡五十八級綜其實大率不下七百
人也始洛容在萬山中而迤北一帶依山無城郭令
皆寓郡城以為治而縣之為縣廢棄幾六十餘年矣
舊令余涇常請遷于白龍巖背負凶慮四千六百有六
兩甚矣其講於保治之規也

贊曰

余聞洛容城垣僅六丈不下二十戶而縣尉謝潭以

單騎赴徼萬山中。可謂壯士。及韋酋發難。竟受金夷而死。死於封疆。誠封疆之臣哉。然洛各永寧之捷。幾至五千大將軍功。豈不偉與。於戲。永寧得陞爲州不二三載乃復爲獞苦。今何如矣。

岑溪潘積善諸猺列傳

六十三山及七山，皆岑溪猺巢也。先是，酋潘積善，憑岑溪地勢，旁近羅旁，負嵎三面，乃自僭號稱平天王，與諸猺獞阻山公行，頗為疆埸患。於是郡百姓請於制置使凌雲翼，會大兵往征羅旁，干戈未皇也，乃先以檄曉譬積善。積善曰：幸甚。將軍第不以斧鉞加于纍臣，得緩須臾毋死，敢不唯將軍是命。願歸田輸賦，得比編氓戶項之制。制置使使縣令葉詩馳積善所，驗田賦具如所請，乃貰積善死，因以其子附學官受書。自是之後，善雖分黨，然實各立巢寨，犄角為螹者矣。

積善深濬高壘四方諸道逃並以抵於其間遂擁衆
自雄至以箄乎雲翼廻上書請潯梧叅將移岑溪而
以墟夷營募兵六百人屬之當是時七山政蒼藤信
地而六山爲容縣北流中衝北科爲六十三山咽喉
懷集亦接鄰賀縣五里村山猺賊往來於道塗不休
也於是立五大營營皆六百人大率三千人人月食
餉一錢二分即推擇指揮使五人爲將軍將軍季得
儀廩三兩皆仰食梧州兵餉事 聞下大司馬方逢
時議其後 上念撫處勤勞賜凌雲翼金十兩吳文
華金三十兩表裏皆二先是制置使奏叅政王原相

僉事生一卿。當遷秩一等。 上從之復賜金十兩叅
政蔡汝賢。副使徐將可。金二十兩。是歲萬曆丁丑也
居二三年。大峒鎮始治城一百七十餘丈。外城二百
四十餘丈。設叅將館舍及屯堡三十。墩堠二十有二。
開赤黎至馬嶺。北科平河諸道路七十餘里。鑿通城
鄉田七頃有五畝。北科峒田二十四頃一十七畝。而
猺人歸降者。凡四千二百七十一人。而是時制置使
劉堯誨。及臺御史郭應聘。御史李東。請以千戶朱縣
行叅將事而以所鑿田。附募到耕兵韋月等八百人
給牛具種子。月四錢。請數自四月至九月。而以三年

爲率，婦計咸輸賦，如例也。

讃曰

余聞之大將軍黄公應甲曰，潘積善。宜予寇帶，視鎮撫，令其率部兵耕種，滿歲，稱職爲眞，且連城大峒皆沃土，疆吏以諸酋故，捐棄而不耕，久矣，倘羅旁至蒼梧，岑溪，藤，陸，高，雷之間，喘息相通，互爲爪牙，善乎建城開道諸計畫，率有味哉。

北三譚公柄河塘韋宋武諸獞列傳

譚公柄北三酋長韋宋武河塘酋長也而北三別號劃馬㬔其技長於冶弩弩頗毒發必能中傷人每一出常百十為群自弑士吏黃勝以來歲歲為邊患苦戊寅夏公柄與帛三督韋三丈等常以二千餘人出岔鳳山龜籠塘而韋宋武亦傍江結壘當是時義寧有韋總管韋千里之獞永寧有黃河丕黃明虎之獞永福有廖勝朗良快之獞羣韋為姦阻山公行殺商人李回及新民黃銀花執良獞莫東玉等郡縣皆儆戒道路不通先是萬曆初恩及長官司被獞常退輿

地可三里。此何哳哆寨酋長藍公潛等。欲執土吏黃如金。盡奪其土司。如金乃以其狀告於恩吉參將王瑞。頃柳慶叅將倪中化。適來指揮孫世寶。永寧百戶陳維翰。皆後先請于臺御史吳文華。於是軍書移制置使凌雲翼。大會于東蘭那地。面冊之開。是日即以羽檄屬分守使吳善。分巡使陳俊。徵永順。白山。諸土州。州賦兵三百人。及狼兵營壁諸兵。皆馳大岩上平。橫山哳哆等巢。期諸軍聚河塘哳哆爲營。一時至者四面。前是臺御史郭應聘。常欲請大兵往擊之。五載弗克。公柄等以故益慓桀。自河塘哳哆之兵一出恐

公柄等不得且莫偷生也亡何北三諸酋願以所占據遷江所屯及被擄諸生卩獻將軍遂班師

讚曰

北三之戰余僅得之臺御史所題知耳其後竟以自縛得免哉北三故接北五八寨可通東歐皂嶺橫亘恐失今不治獞獞益熾它日足爲遷來所害患豈此間耶語曰非其種者鋤而去之甚哉柳慶之間如當味乎其言也

十寨諸獞列傳

思吉、周安、落洪、古卯、羅墨、古鉢、古憑、都者、及龍哈、咘咳、右江皆號爲十寨也。隆慶中，制置使殷正茂擊破古田，即以檄趣八寨歸降，得貸死。於是寨老樊公懸、韋公良、石公慶、藍公路、羅公印、黃公邀等，踵軍門上謁，自言八寨與龍哈、咘咳，號稱十寨。十寨之村，固一百二十有八矣，環村而居者，亾慮二千一百二十餘家。而右江兵備使鄭一龍及參將王世科、賓州守吳臯、武綏令楊大部，以爲十寨既請爲民，當以十家爲率，賦米一石，凡二百一十六石七斗，亦得輸銀米石

伍錢。嘗徵銀一百有八兩三錢伍分。它若火竈差銀戶一錢。凡二百二十有奇。然後村立一甲長。寨立一峒老。爲徵賦計。而以思古。周安。落紅。古卯。龍哈。立一州。州屬向武。黃九疇。羅墨。古鉢。古愍。都者。咘咳。立一屬那馬。黃暘皆爲土州守。已移思恩守備於周安堡。而又成議而布政使以爲於法不便。當立二長官。長官各提兵一千人。而有琴水。橋黃田。及南丹衛屯田。民田皆歸我。可賦糧。以佐兵餉。不足則取三里魚峯巷賢堡。兵餉三百五十餘兩。不足則取樊公懸等。約戶每加三錢五分。歲以爲常。皆給兵。可召三里。十冬。三

瀜峒老。即度田。因開立墟場。以通恩恩慶遠。武宣諸道。然後建社學。子男請以義勇蕭紳爲千夫長。黃昌陸雲縱。爲百夫長。姑與冠帶。竢三年稱職爲眞。而備兵使。霍與瑕。以爲入寨故不甚廣乎。當陞爲州。而使黃賜提兵六百人。守之。而龍哈咘咳可立土巡司。請徵安定兵二百人。付黃昌備龍哈。徵與龍兵二百人。付帯富。備咘咳。即以守備移於鳳化城。黃村。俾與黃賜並得調度。一邏使。其後制置使竟請入寨爲長官司。而以兵八千人。屬黃賜爲長官。而黃昌帯富。皆給冠帶爲土舍。亦各引兵二百人。食一寨。如約也。居六

六年十寨復聚黨萬餘人據人田産白晝大都之中剽人而奪之金甚至攻城略庫戕官殃民十寨之衆六七載之間乍降乍叛非復曩時樊公懸等所約也於是制置使劉堯誨及臺御史張任請弓矢得往正其罪然後與諸裨將約約不至三月費凡七萬餘兩而寨酋之頭欲盡縣獄下以行斬首捕虜凡一萬六千九百有奇奪獲器仗三千有二百牛馬二百三十九頭果以三月得捷也故事北邊斬首捕虜七十以上爲下捷九十五以上爲中捷一百一十一以上爲大捷此直倍三之寨賊倍六之反賊倍十之於是大

司馬方逢時從制置使請乃咨儀部使大鴻臚引使者至 御前宣讀捷音事下大宗伯乃於五月十三日常 朝期宣捷如禮是日大鴻臚致詞行五拜三叩頭禮已遣公徐文璧侯李言恭伯陳景行祭告南北郊及 太廟而是時制置使殷正茂及御史顧鈴布政使吳椿盧仲佃按察使林澄源皆去官久例不叙御史胡宥乃訪誅納以 聞而征蠻將軍王尚文及姜忻李一迪侯國治彭文質陳俊陳應春林舜道歐陽模彭富王天爵周舜岳劉世賞皆有功於是守令得叙者於郡守則李遇春鄭國臣於同知則梁

直鄭應齡周易王一岳李應魁魏仕吳於通判則李佳徵江龍黃杞李尚桂朱會極胡中於司理則孫承南蔣上欽碩志邦劉正賓於州守則饒敬承漆文昌楊茂先陳一定趙崇鳳於知縣則丘鑣勞守謙黃約李三樂功次之 上乃賜劉堯誨金四十兩表裏四張任王尚文金三十兩表裏二姜忻侯國治等金十五兩李應祥等金廿等王天爵等金十兩自是之後論土吏功行賞於田州則岑大祿那地則羅瑞謙下雷則許宗膺安定則潘承紀江州則黃河漢龍英則趙邦定歸順則岑璉遷龍則黃飛翁泗州則岑紹勲

東蘭則韋文韜當第居上等而鎮安則岑奇鳳思明則黃承祖萬承則許國璉上林則黃允章上映則許宗惠都康則馮紀白山則王觀那馬則黃如金永順則鄧得揚彭大武忠州則黃有瀚興隆則韋觀思明則黃恩隆南丹則莫之厚忻城則莫鎮威當第居中等湖潤則岑壽松下旺則韋顯威古零則覃文顯當第居三等而向武則黃瑚羅陽則黃獻當第居四等安隆則岑洪舊城則黃正武靖則岑濟顯歸德則黃朝果化則趙祖銘都陽則黃受山定羅則徐權皆與黃瑚等法當論如律於是 上賜岑大猷衍金二十

兩莫鎮威等金十兩，岑洪等下臺御史逮問。明年春，臺御史張任卒於官，而御史王宗載以請。天子幸哀憐任以死勤事，予之祭葬。是歲也，以八寨分為三鎮，各建一城，而以東蘭州韋應鯤、韋顯能及田州黃馮充為土巡檢，得比古田例，留兵一千人，附土吏許宗蔭、許尚惠、岑太祿，仍屬賓州，而以思恩參將統之。先是，三里屬上林之循業、撫安、古城，久為賊巢，今改為龍哈咘咳矣。其下增建二堡，而請自楊渡水為界，盡墾為屯，給南丹衛，逼道慶遠、賓州，而使思恩、三里皆聯絡不絕，巍然一大觀也。

贊曰

余聞之都御史李公遷曰八寨之民淳朴太甚不患其心之不誠而患吾所以處之不得其理不患土官之力不能制患其制之太過或不堪命而為它時之憂豈其然乎且八寨自嘉靖中新建伯討平以來至樊公懸歸降能幾何時而旋有巳卯之役哉十寨庶幾無它腸與建堡開屯久矣為塞上畫無窮之策也

馬平韋王朋諸獞列傳

韋王朋。馬平獞也。先是大將軍擊破賊巢。因建營堡。使土舍韋志隆提兵往屯其地。以故王朋視堡兵為仇讐。常率東歐大產諸酋。阻山橫行。要挾營堡。而分守使彭應時。備兵使周浩。使千總往撫。竟殺之。而會壬午秋也。縣官度田。王朋至為阻撓。得亾恙。遂肆劫略。白晝行村落。如入無人之境。有司莫能禽。於是總戎王尚文。李應祥。參將金冊。請於制置使劉堯誨。臺御史郭應聘。得提千總張茂功。吳國勳等兵。及忻城莫鎮威。下雷峒許宗蔭。諸土兵。攻巢先登。斬首凡六

百六十二級。俘獲凡四百三十七人。牛凡五十三頭馬凡一十三匹。器械凡二百四十有奇。奪獲被虜凡三人。而是時柳州守則陳大猷。同知則漆文昌。倅則宋和慶。慶遠守則高文炳。皆以功著。初馬平獞常請鄉士大夫之託。以佃丁莊戶。浮沉閭閈。而鄉士大夫亦親入寨峒。遂至交錢財。稞租責息。出入縣庭。始未嘗不相善。而後漸自相戕賊也。而大司馬梁夢龍請著爲令。令監門各立門籍。嚴加譏察。所與獞通而因而致富者。即以其財產沒官。詔可之。由此獞人大凜凜也。

讚曰

西粤之有猺獞。譬之家室之有鼠也。非不欲一鼓而殲滅之不勝其殲滅也。帝王朋故遺孽。幾爲魚肉。然欲致其死。則死矣。何知有今日乎。以我冠裳斌斌。至與此曹。稞租貰息。嗟夫。養虎自貽患。戒之哉。戒之哉。

高江諸獞列傳

高江諸獞皆出自大小洞江及大小亮村地旁近猺頭三妹平峒諸巢假羊大窑諸獞往來互相煽好四方逋逃皆以抵其間隆慶中大將軍常提兵往正其罪桴鼓不鳴　今上之戊寅也酋長盤宗明犯邊邏吏執而僇之於社以何諸獞悉欲報邊吏乃乘風縱火燒大結堡明年直指使舉士於鄉鄉書因郵置以進行至小葦灘諸獞劫略之毋遺居二三年復大入衜巷堡殺我兵一人我兵轉鬬殺一人傷四人與復犯小結灘奪商塩而會平樂兵變諸獞亦窺隙而起

遂擁衆走猫兒堡潛伏西岸。大桐江。逸千戶李夢龍、百戶劉卿、及廣運堡哨兵廖異四等舟。而商人朱子隆等、亦多附卿而行者。諸猺迺麾官舟。略舟中行李。卿與諸行人並跳走其下。灘底水湍、多失脚。赴水溺死者九人。夢龍見爲劉卿死、眶眦盡裂。急與哨兵殊死戰。諸猺盡貫弓執矢射我軍。我軍中流矢而死者九人。於是昭平守備陳邦佐、與猫兒堡哨官陳珊、移於府江備兵使葉朝暘、右江備兵使郭棐。即請臺御史吳善、先以會城標兵二百人、馳高江。因使總兵呼良朋、即以羽檄徵許尚惠、岑紹勳、岑理、許應珪、韋文

靳岑奇鳳黃應金徐國黃正羅謙端帝觀莫崖諸土
吏兵四面而至於是參將白玉遊擊童元鎮御敵先
登生獲李蔺堡等一百有九人俘獲七百三十九人
斬首一千一十一級奪獲馬牛亾算我兵傷一百一
十有五人亾一十人亾何制置使吳文華及臺御史
奏聞而爲御史黃鐘訪詠納具如所請　上從本兵
張學顏議有　詔遷吳善秩一等及呼良朋它賜金
皆二十兩表裏二之是時萊朝賜以兵變當左遷待
罪行間　詔從副觀察使秩調而賞金十兩徐時
可等金五兩而吳堂家奉久蒙上賞矣諸將咸首北鄉叩

頭此皆 陛下之靈社稷之福臣等何力之有乃辱
九重爵賞下頒也是時乙酉閏九月也先是把總陳
賢往歸順江天龍往九司及那馬定羅徵土兵索坂
折度鞍馬諸類臣厭而都護孫世賢擬泗城東蘭兵
備三木卯諸村因使東蘭兵託名捜賊劫殺一空於
是御史黃鏞劾奏 上以孫世賢等下御史逮問凡
調兵進兵需索諸積弊皆繩以文法至嚴乃自是歲
始也

讚曰

黃御史所奏徵土兵之弊良是余聞土兵自初調之

後續有二調三調以至四五調者始以爲過在諸土吏奉行不謹耳及土兵至則有徵五百而遞增爲七八百者有徵一千而遞增至一千五六百者名爲報效而後乃今而知諸土吏毋過也我偏裨諸將軍有如得充調兵之役多提封手棍徒以行既至索土吏及行索驛騎延引歲月徒欲充滿橐橐安在其爲大兵討乎語曰烏鈔求飽吞肌及骨豈謂此耶

懷集嚴秀珠諸猺列傳

嚴秀珠懷集獞人也而與車廷惠諸酋雄據一十五巢環四面二百餘里自上世爲諸郡邑所患苦正德中大將軍提兵往征之歸降幸亡恙自是之後盤牙連歲生齒益繁而懷集有金鷄之酋松栢之酋龍頭之酋垌七之酋賀縣有大灣之酋磨刀之酋深塘之酋佛簍之酋企嶺之酋黃沙之酋開建有水細之酋白蓮之酋往往欲相扇而起公行郡邑顧未隙耳隆慶中常與流賊陳龍洲略郡縣殺百戶朱裳今上即位以來慓桀尤甚與懷集民高鳳梁韋金接高庫

黃蕊、梁玄珠、謝生等數十餘人，殺把總羅定朝，與賀縣叛賊蘇應虎、金敬、李用庄，略樟木寨梅花峒，殺金宅數人。久之，秀珠失遺耕牛，然禍所從來矣。廼佯爲報怨，擊鮮椎牛，聚黨數百人，遂走開建封川之間，略寧峒茶村牛二十五頭，殺九人，鹵七人。是時村落之間皆畏秀珠甚，東西遂逃走，而獨西村衆鳴銃砲如雷，擊死三人，傷一人。於是開建令范訒元、蒼梧令李白巽、懷集令林春茂、賀縣令李介福，移蒼梧守巡使大晉，動衆經濟，急使懷集尉陳經濟提南龍鑼鼓營兵追逐，生得鄺安、梁三、羅黎保三人，斬首四級，頃之，

守巡使竝請於制置使吳善。迺以羽檄馳兩廣總戎戚繼光。呼良朋。郎徵東粵標兵及羅定東西山泗城郭康歸順。肇慶。北岸大崗同諸兵。而東粵守巡使陸萬鍾。鄭人達。王泮。朱東光。既引兵雲翔而至。分爲五道。而以叅將戴應麟爲將軍。出伏虎營。王如澄爲將軍出蘭峒山。魏宗瀚。姜虎。爲將軍。出石牛營。守備楊壽甫爲將軍。出佻峒。遊擊沈茂。爲將軍。出會珠營。而屬王泮。來經濟監之。而肇慶守鄭一麟。梧州守林喬柟。平樂守鄭時章。及同知鄒通。平。鄭應麟。日夜趣肇慶倅朱士貴。梧州司理莊敦義。轉輸軍中。饋餉不絶。皆

期三月初二日並舉於是伏虎軍擊金鷄松栢埇七諸巢先登破之斬嚴秀珠韋胡通等首六十二級俘獲八人奪獲牛四十四頭器械三十有奇蘭嶋軍繫古城上下諸巢郤敵破之斬匹世奇韋亞養等首五十四級俘獲一十二人奪獲牛四十三頭奪獲被虜一人器仗一十有九石牛軍擊深埇佛妻龐埇諸巢郤敵先登破之斬劉高滿劉福昌首三十九級俘獲一十四人奪獲牛四十頭馬十二匹會珠軍擊水細白蓮黃泥龍堪諸巢破之擒虜徐廷穩鄧時華等三十四人斬首三十二級俘獲二十二人奪獲牛二十

頭器仗三十有奇佻峒軍擊破大灣磨刀企㘭諸巢破之斬歐稲正陶伯正等首九級俘獲六人奪獲牛十頭器仗一十有奇諸偷悉犇青水尾佛荖鐵帽諸山於是戴應麟進據金鴉巢爲營旦日帥所部追亡逐北至青水尾鏖戰生獲陳朝瑞等一十人斬首六十三級俘獲一十二人奪獲牛七頭馬一騾器仗一十有九復追逐至大竹山斬蘇運進等首一十級俘獲一十五人奪獲牛十六頭復追亡至吏鼓山斬鄧仕石朝行等首一十七級俘獲九人奪獲牛八頭蘭哨軍追古城賊至三岳大鐵帽斬鄭明端覃朝龍等首

六十五級俘獲五人奪獲牛一二頭器仗二十石牛軍還入佛荄斬劉貴安等首一百一十七級俘獲一十三人奪獲牛三頭馬一騎器仗八十復攻大青山石坂嶺斬首三十二級俘獲七人馬一騎復追古洟大山斬首三十三級俘獲四人奪獲器仗一十有奇復追亡至譚雅石岩生得盧亞添吳朝富等三人斬首三級俘獲四人會珠軍追亡至飯甑埇青水尾生得車廷恵一人斬首一十四級復攻龍塘尾斬李先寵等首一十九級復追亡至塘龍黃沙尾生得龍秀等五人斬首四級俘獲二人奪獲器仗一十有奇優峒

軍追亡至大灣山斬陳惟德孔四舅等首三十六級俘獲一十三人奪獲牛七頭還捜古城斬首五十二級捜沙堝企嶍生得梁石滿二人斬首六級俘獲五人奪獲牛十二頭復疏捕企嶍山生得劉國全等二人斬一級石牛軍逐北至都逢程家山生得李結成劉福成等一十四人斬首三十九級奪獲馬一頭器仗一十有奇銀五十兩而是時開建尉楊萬珠壘南令山生得李廷業等九人俘獲九人復捕伏鶴勝嶺斬首二級富川吏目王士言壘戰石臥龍鵬諸灘生得劉朝珠等八人斬首一級俘獲五人懷集尉陳經濟壘

戰燕嶺生得吳朝海姚榮才等一十六人俘獲九人奪獲牛二十七頭還戰南陀大岳諸山生得周子傑等二十二人俘獲三十人奪獲牛五頭是時乙酉二月盡也於是銅鍾牛欄丁口約四百人皆踵懷集縣庭中叩頭吾等誠願克戍卒守險而羊橋八峒千餘人願爲撫民相引赴賀縣語亦如之曰 天子聖神諸公卿筴無遺筴我輩如孤雛腐鼠耳而與其阻山障閩長嬰大罪且莫引領待斧鉞孰與爲治民得提將鼓立軍門以備宿衛之選寧不愉快乎後大司馬深蔆蔻以臺御史捷覆奏 上嘉賜大司馬以下爵賞

金錢有差始叛賊李用庄久踞羊欄峒至是峒老
洗奉到邊請死罪甚至執兵戎以衛我界上險隘而
懷集牛欄銅鍾上下帥故反側悍甚今亦歸降而大
將軍梟斬以示威武者不過銅鑼后山十數人而已

讚曰

金鵝之捷豈天欲殲除此屬耶何其滅之速也余數
其師旋之期猶不至三旬而百年之逋寇蕩滌殆盡
哉府江十寨皆巢其庭穿其穴而郡縣之其爲金鵝
諸巢善後策不少概見何法曰多筭勝少筭不勝也
夫猺獞難倖滅漸拔巢而郡縣之此多筭者也

土吏黃拱聖列傳

黃拱聖恩隆男也先是黃武崇於　國初歸降給府州印信各一顆而是時長子黃忽都授官郡太守次子黃均授授官州太守都傳至承祖授傳至恭恭正室生四子長恩詔次恩錫次恩隆次恩祐庶室生三子長恩重次恩承次恩祿而會詔錫後先久　物故隆當行州事於是以詔妻趙爲妻錫妻黃爲次妻黃廼承祖姊也而趙生三子長拱極次拱宸次拱關黃生二子長拱廷次拱聖而州印故封貯太平庫庚辰中隆從征諸猺有功得給印以嗣隆尤寵黃慮拱廷拱

聖賢庶出嫡不得嗣於是謀於承祖因欲載領印券
且與府拱廷得嗣也隆既嗣則奪祖所侵黎龍白鵬
當道那橫那煉諸村田土弗得與動干戈且莫相侁
役也亡何隆罹霜露之病以爲承祖於我隙益深設
百歲後是屬豈爲我子孫計久遠乎迺大書遺命取
族目恩祐黃晃及州民舉結因以印幷皆附拱極而
隆遂溘然捐館舍矣時丙戌五月也承祖聞隆死是
日擁衆擊拱極欲還隆所奪村寨而月兵盡走上摶
戰殺三人相當拱極懼有後禍乃訴於臺御史吳善
御史黃鍾願使它官埴撫其民於是以指揮使楊桂

芳往亡何拱廷偕李逢露病在喉門承祖乃使醫
人阮任偉視脈而毋黃及禪金蓮的臺供藥餌竟不
可起死矣酋目鄭銀及州民張國用左驗無它腸然
拱極禍所從來矣且日祖乃急使使者歸財歸爵
黃併言拱廷飲酖死而內人黃受黃師明及周佛黃
仲周明果知黃氏指大言拱極毒死拱廷於法不當
嗣我郡太守意以為有知鄉老能以拱聖嗣歸黎龍
諸田兩相和好它日陞賞知約不然我以兵虔劉廸
衆也乃送奉黃受黃仲及周佛周明百金為治兵費
於是約鄧寧覃彭郭往等以六月十九日並詣州衙

而單彭來自東門。郭倕來自西北門。皆持鬬器入拱極欲逐走恩承止勿走拱極乃携妻許及弟婦趙走入後衞。而王朋鬬廼負拱聖出走單彭即與黃虀甘京林武等追亡。執拱極取印。會楊指揮至拱極佯以爲在楊指揮所。農二乃去楊指揮衣。裸身。貫紐甲驅逐出門走已鋃鐺鄭鋜於桂上索印不可得。復解拱極衣疏索得印。廼屬黃受附拱聖虀因欲致拱極死廼立券使黃師明與張國用貸三十金給鄧寧鄧寧遂欲剮斬極極曰吾無罪誠欲我死我欲自縊死寧乃以弓弦與極極竟自縊死死矣妻趙負屍而哭極

京寧及陸戴復殺趙越有幼孩二人呂燦張國用即捐棄於水溺死寧佯告拱宸拱闕吾貧女死姥女往龍州拱闕果亡抵於寧家寧因請於拱聖吾復奪二虎子索重賞拱聖與之金十兩是夜夜半即與黃師明等殺宸與闕詰朝農義藏等以板盛拱極及母屍以篾縛拱宸及拱闕屍燒毀置江中而陸戴甘京黃蓋等遂六一十一月拜拱聖為州太守而拱聖竟擁大蓋策馳馬入州也既到官管事即論功行賞乃陞土兵鄧寧爲總印農義藏爲哨首頭目黃蓋甘京陸戴林武爲總萬戶內人黃師明為總哨甲首黃貴受長監

門單彭羅團郭佳亦如之羅斥頭目黃恩隆及羅縱并師鄭錦等而罰族目黃恩祐金廿兩恩承金二十兩恩祿及黃晃金五兩田土皆沒入州而是時承祖恐官族有它腸迺使黃學夔約族衆至廟歃血以盟保拱聖居官亡恙乎於是以拱極妻許拱宸妻逃繫獄聖知二氏皆有孕當欲鄉錯懸兩手欲因而墮棄之弗就已殺萬戶孫伍傳首郡中居二三日南寧太平移左江備兵使因請於制置使吳善下備兵使逮捕拱聖奪印封府庫而御史蔡系周檄亦如之乃屬南樂太平二郡守行州俱得其狀會許舉一子因名

黃世延是時許外家請得世延以歸承祖不許於是制置使及御史皆檄太平郡守趙釋許覔如所請也頊之遂捕拱聖及鄧二農臺王引標等對簿而龍州江州龍英太平全茗思城諸州及下當上峒諸土峒皆爲左驗拱聖既虛服有死罪廼奉印對太平府庫而備兵使議以拱極幼男黃世延嗣而以許氏爲官母官弟太平諸生黃恩承及頭目鄭鎮輔之族異日世延長大給印先是南太二守議以州改隷漢府而黃晃等以爲本州賦稅故輸南寧願隷府寧也於是臺御史劉繼文御史綦系周當拱聖以下罪請梟斬

覓假黃承祖而以思明去南寧可四百餘里去太平可百里而欲以屬太平也事　聞下大司馬王一鶚姑議以請　上皆從之於是梟斬拱聖等思明亦並黃承祖衣冠而以思明隸太平也

贊曰

語有之天道好還絲毫不差豈不信哉思隆兩妻丘嫂欲傳嗣於庶而乃嗣拱極者此非情也孝之拱聖以庶子弑兄僇及宗枝幾盡誠天厥以報施思隆而顧第大忰耳許氏孤兒得免虎口終爲極後偉矣由此觀之立嫡以長亦天道也豈徒　國憲哉

山賊楊秀列傳

楊秀武宣大盜也庚辰夏縣令饒養浩病伏在床褥楊秀與劉子連廼窺公庭之隙夜半帥十餘人執炬鳴銃走西南城殺監門賈扶壽直擣縣庫庫椽將邢服弗能敵遂逃於是諸偷持斧擊破後衞門執養浩略柴薪倖資因邀養浩並請庫奪庫金六百四十五兩銅錢三萬二千四百文會佐文董仲宣出視令秀即劍斬之復由西南出養浩行至古跡灘請還得免而當是時諸偷聲音半似衡永人半似浙烏鎮手邑中皆莫能識辨且日日出養浩移叅議視右江兵巡

使姜忻急使柳州倅胡中行歷其如所請延儕責指揮使張啓賢李惟聰與巡徼驛丞徐朝欽急督等乃提選卒大索邑中及旁近郡也亡何梧州倅黄杞捕獲劉子連廣州捕獲趙賢曲江獲生口三人皆有姦贓亡慮二百餘金而制置使劉堯誨大合臺御史張任御史胡宥劾　奏參將倪中化等事下御史大夫陳炌問狀炌輕重當饒養浩以上罪以請　上有詔左遷姜忻及郡守李遇春秩一等免饒養浩李惟聰官併徐朝欽張啓賢逮問於是主討者索諸偷曰莫不暇休沐也

贊曰

粵西旣不勝猺獞之苦而柰何偷盜又復竊發乎武宣之役操戈而入者亡慮五十餘人廼至執縣官劫庫而奪之金豈不謂强而論之於猺獞蓋所謂鼠竊狗偷何足置齒牙閒也當是時方嚴捕盜之法哉

流賊黎福莊背誓叛撫剿錄

黎福莊，平樂上四古人異也。其祖故父延禁屯通廣東大羅山，互相為雄長，虎踞狼吞。隆慶中，福莊常與男黎天龍九合諸獞，大入富川，略并橋，及鍾用眉衆去。已略霞江龍眼寨去。由此福莊益慓悍，亡所顧忌矣。甲戌春，遂與獞人韋六哥等大入鄧塘東參屋村，因圍石面山，殺歐孝康，廼以金錢贖得免。居一二年，丙子，會富川劄二五山，賀縣劄招賢鄉，建昭平縣。福莊廼窺隙，約下四屯酋長周淋湘、韋方相等，及欣羅山流賊一千餘人，直走賀縣。梓嶺邏使李廷垾提兵疾

力戰斬首捕虜二十七級餘黨遁走大桐江而是時白冑與五指岩險阻可守正德嘉靖時常征討弗克以故酋長盤福成專爲保裔福莊得持爲羽翼無恐而昭平民屯諸傜又多有附莊而起者矣於是擊牛洒徼惠於鬼神決策犯府江有狀指揮劉希武備廣運堡具以實請於府江兵使者徐作急使指揮何伯堂行縣佯聲言將度田遂逮捕福莊從輿驂致臺使者吳文華遂以福莊就吏是日使使者何有信持檄示天龍有如能捕韋方相韋六哥來獻得除罪弗治不女欺也天龍竟不奉約束乃結壘土龍村糾樊屯

諸蠻。相扇而起。六使者獻惡天龍大總管生髮卜指寇
於是移都御史八總戎李鐵因使指揮連元餉送春
旗牌而以指揮吳京行參將事。乃徵江武常安福縣。
土兵。募遴江民兵。屬守巡使陳應春沈于水。彭文覺
吳嘉禮。調度亡何。洛察。荊峒。北巖諸巢亦聚黨黯星
號村。我兵郎疾力搏戰。生得一人。斬首二十四級。餘
黨遂逃。常安福縣兵追亡逐北。斬首十六級。我兵勇
氣益百倍。乘勝擊天龍巢。遂攻自買五指皆破之。斬
首一千三百七十六級。俘獲三百一十五口。牛羊二百
五十四頭。馬四百匹。器械五百七十有八。而獨天龍

得逃亡賒死也。其後壬午，平樂俘朱應辰，以爲賀縣里松等八峒，有衆二千餘人，旁近楚之衡、永，東粵之連、陽、開、建，谿峒之竅集，山箐幽深，猺獞依阻于其中，盤牙迹蕪，有司莫能禽，請立土司，而以把總黎邦伯往臨之，而於楚、江、肇諸隘口，則立堡，衛兵五千人，陳應春、黃斌，亦請立土司。因制置使郭應聘以　請，以楚家中下屯及攻城江源，近立土司，皆有成效故也。黃邦綠、韋狀，皆酋長也。其巢旁近北海、廉州、合浦、銅鼓諸巢，自上下石，獵擄爲患。成化中，大將軍常擊破之，延引至　今上己卯，年荒日敝，縣然愈甚，於是與北海

酋長黃章第稚牛。與諸徭約。約五六百人。並馳木頭木綿大坡羅充金頂樟木諸村。擄略人民。及富產乘風縱火。焚燒其屋居而去。去金頂也。遁以所擄獲招諸村。皆欲請金錢贖。而復與城隍諸山反狼。及合浦銅鼓諸徭。走搏白沙田之間。已大入興業諸縣。城門儆戒。道路不通。頃之。吏目陳思聖請於兵巡使王原相。而會御史顧銓。行梧州。移原相乘傳馳鬱林。即移書制置使劉堯誨。臺御史張任。而以羽檄徵七山。六雲。北科。連城指揮李汝賢。朱繼杜熊兆。把總林燧。百戶艾濟。雷朝輔等。提督兵。及戍梧土兵。五地旗軍。四

面而至。而是時。梧州守。塵萬玹。同知魏仕吳。司理蔣
上欽。治兵衡。且莫不暇休沐也。邦綠。児漢兵强盛。自
度非能當。是皆逐逃還故巢。於是杜熊兆。併興。業。局皆
併横州。烏蠻。甜菜。横。石磯。而諸兵日疏。索鬱林道上
廻牛。𣼽。蹻渠。善富黄四等。而後知黄邦綠。即覃扶王。
覃扶安。即覃安也。先是興業鄉士大夫士庶潘大廣
十冬。譚汝讓等。日夜匍匐悲號於將軍所。願為我畫
便計。若不蚤殲除此屬。吾等誠不得旦夕安枕也。是
日周勲。李汝賢軍。自木根而入。林燧軍。自平山而入。
皆軍於運塘。朱緥自平山而入。軍于塘甘。雷朝軸。魯

傷。自横嶺而入。軍于石門。艾濟用自跳崕而入。會焚馬村。會把總王明依。討獲酋長黄邦綠羅全。周顯羅扼。檻車傳致軍門。屬左江兵巡使李一迪。及陸川令樊祖。按驗有狀。由此三軍皆跳驅。以爲邦綠既就擒。禽它輩。此譬猶口中虱耳。於是期五月十七日。攻朱顗城隍石磋塘表崕峒銅鑼諸巢。先登。卻敵破之。周熟斬首捕虜四百一十八級。俘獲一百二十七人。奪獲器仗六十有一。牛馬六十頭。我兵亡一人。傷二十八人。張榜生得八十八人。俘獲一十六人。招撫民狼三千八百六十八人。奪獲器杖三十有九。馬四匹。耿四。

張本生得三人斬首三百三十三級俘獲一百八十一人奪獲八人器械七十有九牛一百四十八頭馬一十六匹我兵亡三人傷二十一人尹邦俊生得一人斬首一百二十四級俘獲一百有一人奪獲器械二十有八牛二十頭馬一匹我兵傷二人於是班師而還時七月二十也居頃之廣西守巡使王厚胡李廸侯國治以黃邦緣等捷海北兵巡使熊惟學以黃璋第等捷上莫府斬首捕虜凡五千一百五十六人以　請事下大司馬方逢時具如所　奏於是賜劉堯誨張任金三十兩表裏二王原相等金二十

兩。李汝賢等。金十五兩。崔萬垓等金十兩

讚曰

法曰神乎神乎。至於無形。爵林與業之間。旁近海比諸賊。乘虛而出。則人不知其所守。乃飽飫而歸。則兵又不知其所攻。此豈非無形之險哉。且爵林之捷。矜甲面縛而請者以千數。安可保不爲它日之黎禍莊黃邦祿乎。此非獨其勢然。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乃自古記之矣

叛兵呂子和張鳳梁一貴列傳

呂子和，岑溪裨將也。先是協總金仲恩與佐史唐祐妻通，而會公館傾頹，縣令葉詩使祐繕治之。祐誘雞往公館，行至館門，雞散走，祐追亡館所，仲恩與祐妻方坐公案上，相嚮飲醇酒，大自笑樂也。仲恩見事泄，畏祐，遂乘醉執祐。祐大聲聲言殺人，得解。是夜，恩命庖人擊鮮，約學博張講飲，飲至夜半。講惡縣官不給民兵洎乘輿，乃爲恩謀，使兵衆先舉之。旦日日出，果與把總張志賢使哨官呂子和、陳泗集戍卒百餘人，擁大蓋策馹馬直走縣門，鼓譟聲欲殺唐祐，而班頭

頫請解釋之項縣尉楊璽請於分守使王原相參將王德懋而縣令亦移制置使凌雲翼矣事下分守使迺使百戶王廷棟逮王德懋張之賢金仲恩廷棟既到縣即使使者大索諸戍卒一切皆案治之諸戍卒皆惶懼恐桀于東於是呂子和復聚衆走縣門欲殺令令遂逃楊璽即與司庫以庫金埋伏後園躬提兵麾諸兵得保縣令家室我兵生獲陳鳳等六人餘黨皆犇走過南渡水口而去分守使急使百戶艾濟册安撫以羽檄征戍梧狼兵及七山李次賢壯士劉期棟逮城朱[illegible]雲杜熊諸指揮兵往擊之胡涑斯肯

六級生獲十三人李汝賢斬首四級生獲八人矢綵
斬首六級生獲十三人是時縣道皆備兵兵衛甚設
北流生得五人廣容斬呂子和等首二級我兵乘勝
勇氣益百倍追逐至潯州斬首四級生獲四十三人
皆繫梧州獄復鼓行行至貴縣石塘村諸戍卒度勢
不能敵皆負弩矢羅列於道左望見德懋單騎諸戍
卒盡叩頭具言將軍幸寬假吾等死唯將軍所左右
由此許諸得贖罪畢屯北地矣是時戊寅冬也雲翼
乃案王德懋等罪以　請而給諫光懋亦上書劾
奏大意欲重治失事諸官將以風邊吏於是大司馬

方逢時案諸疏覆請，上有詔，免葉詩官，張之賢等下御史逮問，貶季豫秩二等，奪王原相俸半載，蕭勇從亦由此得除罪，相與滌盪前過。曰唯將軍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

張鳳平樂戍卒也，常為寇東粵，事覺，亡抵于把總黃恭，由此得為蒼頭軍，備府江。先是，制置使郭應聘破府江諸猺。　請置土吏於是，上中峒則屬名色把總齊凱，下峒則屬土吏凱領，田凡一萬三千八百八十九頃，得招致敢死士為兵矣。故事，平樂營兵八三百五十八人，給餉月八錢。壬午冬，叅政使陳應春　請

裁爲六錢。鳳習知東粵故八錢也。廼與張元王鑾等
謀曰。何不俱赴縣官請增餉。由此出死罪囚。略縣廩。
遂走東粵。可乎。元等唯唯。於是擊牛酒爲盟。是日即
立張鳳爲都總。張元爲頭總。王鑾爲二總。梁朝爲三
總。何明爲四總。江大爲五總。范惟芝爲主謀。張學爲
記室。張學伍等一百三十人。爲長幹。直走城中鼓譟。
欲增餉。殺黃福賢等一十三人。傷盼守堯等三十六
人。縱火燒民居。奪驛騎馬四十餘匹。財產亡筭。會齊
凱詣府。而備兵使葉朝陽。急使守備使武應龍。同凱
往諭之。遂隨凱入洞。旦日日中渡江。竟執鄉大夫王

佩璟而去。是時縣當給軍餉。凡二百金。平樂乃出帑金。凡一百五十兩。副把總黃恭給軍。而司庫唐天選撮□□途。病甚。餘餉竢異日。塡總戎呼良朋提標兵士兵□□縣平樂營之衆。以叛而去者。固二百六十餘矣。齊□□廻。釋佩璟傳。馬貴陳子鳳首因便與廖致張學伍□□貴等。請贖死。總戎知貴等皆非渠魁。弗從。鳳從帥其衆走荔浦城下。欲攻戰。會參將白玉提永寧兵至。而土舍單文奎兵亦起。鳳等見我兵五合六聚。弗敵。遁以凱家室閟匿于隘中。先以數十人衝鋒。白玉即斬其衝鋒者二人以徇。諸叛兵皆股栗。頃諸叛

兵復盡出其衆殊死戰廼以鳴鏑射我軍我裨將江惟中等二十餘人中流矢幾死於是諸軍大戰數合擊破之斬首二百有六級生獲龔子明張鳳齊凱等二十二人弓矢鎗刀旗幟諸什物亡筭是夜凱自縊死於是制置使吳文華簿責黃衆及平樂守周圻等以請　上謂太守支放後期致激衆倡亂傷命數多遣執金吾逮問周圻問狀是時甲申秋八月也給諫王三餘亦　上書劾奏龔朝陽復謂以營兵之故而罪及上官恐長諸軍驕悍請以朝陽戴罪視事　上可之亡何周圻以檻車至長安　詔鎮撫使即訊旣

得其狀以聞。　上謂圻支詞抵飾　詔所司以重罪論。居頃之。給諫陳壁。上書言致圻于重法。非所以肅反側子之心而振　國威也。而給諫鍾于淳。猶慮府江去蒼梧可五百里。其間山高林茂。爲兩粵咽喉。而府江又南岸之逋逃藪。嚮兩岸。則門戶。而三峒。則堂奧也。先是　上有詔。　詔大司馬張學顏曰。近來各處募兵。多係無籍。投充各該省軍官。貪縱撫馭失策。以致釀患啓釁。貽害地方。於是　上書言齊凱既伏誅。淳意欲三峒。或易以把總。或易以土吏比簽以決。而營兵則莫若徵土兵。稍稍厚其廩餼以招致之。張

希皐奏亦此意。事下戎部。始征蠻將軍居梧州控制兩粵。後盜賊閧沸。復以總戎一人居粵西。夏周圻請于鎮撫使曰。水東賀縣與大羅山相連。張鳳先欲略水東。因從大羅山走東粵。皆有狀。由此觀之。兩粵兵防誠不可不嚴也。

梁一貴梧州大峒戍卒也。峒故有左右營。控制諸猺先是參將吳紳到官。嘗事即欲部署諸戍卒。廼治鄉錯竹籬。因與諸戍卒期以二十八日閱諸軍。撫曰。敢議令。及不如令者。請論如軍法。時丁亥四月二十也居七八日。紳果登大將軍壇。鳴金鼓。閱拼屬州官梁

鳳傳令會鳳新視事不閑於軍法失儀紳大怒命左右榜掠之二十已命縛致戲下於是梁一貴胡一倫等帥右營兵三百餘人直走入紳所鼓譟將竹箭毀折之負鳳出圍紳復大言曰吾等盡下班若烏奈我何紳不得已彊爲好言慰藉諸戍卒諸戍卒始出是時來經濟爲蒼梧兵巡使急使指揮李汝賢監僉得安堵於是逮捕梁鳳羅本錢子和及叛兵梁一貴胡一倫黃珠蒙憲楊朋繫梧州獄即請于制置使吳文華及臺御史吳善御史蔡系周皆後先　上書議謫吳紳而以渠魁梁一貴等罪當死會大司馬王一鶚

議亦如之。上乃詔曰營軍斯茂本骨故遼軍[illegible]

悍成風大壞紀綱迺以梁一貴等五人梟斬[illegible]

其後制置使劉繼文如 詔行。先是 上有詔欲董

治吳紳而給諫吳之佺。上書大略以爲南兵吳公

泰之變 上幸動一副將諸軍圍視而起。今又治一

參將則是軍士挺臂一呼將軍俛首輙去所謂一臂

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此賈誼常至痛哭流

涕者也。

贊曰

善哉乎。吳給諫練土兵優家丁諸策也。而給諫常自

言曰。招兵易。散兵難。散土兵易散客兵尤難之難。顧第老弱有汰逃亡勿補每一決即以土著敢死士補之亦自足土著事夫土著何敢叛亂哉易曰履霜堅冰我其漸也董平之猖獗其微也且岑溪之變乎樂之變大峒之變此豈獨將過蓋亦諸軍漸驕悍使然

莫茂洽列傳

莫茂洽者宏瀷嫡子也曾大父登庸常給事黎賙為都力登庸生方瀛方瀛生福海福海生宏瀷始安南在漢唐故郡縣五代時丁部領自稱萬勝王而以子璉為節度使宋初璉使使者獻見藝祖封部領為交阯郡王璉為都護亡何領與璉歾弟璿嗣大校黎桓廢而篡之佯為璿上表請以桓代藝祖乃封桓為王黎氏故得有安南乎三世復為李公蘊所奪與隆中天祚以其方物畢獻孝宗封天祚為安南國王安南

之爲國自此始也傳至八世女昭盛立頃昭盛避位
於其夫陳日煚元世祖時煚使使者款塞請貢於是
封光昺爲安南王昺死子日烜嗣不請元命元世祖
乃遣鎮南王脫懽平章阿里海牙往征之不克其弟
益稷謁世祖世祖封爲安南國王成宗時始以烜子
日燇嗣傳至十二世日煃而我　高皇帝即位遣漢
陽守易濟往諭之煃乃使陪臣同時敏等來貢請封
高皇帝復使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遂封煃爲之
安南國王　賜以駝紐塗金銀印及大統曆及文綺
紗羅四十純且戒後世毋伐其國漢使至其國而煃

已瀕然捐館舍矣乃以其姪日熞嗣。　上乃爲文遣
使編修王濂充弔祭使主事林唐臣充册封使使者
既至國日熞奉彩輿鼓吹率國人郊迎入已爲日熞
位王濂南面布宣之熞率群臣拜俯伏如禮旦日日
出林唐臣奉　詔印授之熞率其臣北面跪受訖交
人惟長揖以爲禮行稽首頓首禮自是始居四五年
陳叔明篡熞使使者阮汝霖入貢以覘　上意　上
命勦之明年　詔叔明以王印視事如真叔何叔明
告老請以弟端嗣其三十年　詔日焜以所侵丘溫
以北地還思明府猶豫久不決　上曰蠻夷相爭自

古有之。彼恃頑不服。終必取禍。姑待之而已。其三十二年。安南臣黎季犛弒其主陳日焜。而以子顒嗣。頊弒顒而以季子奕嗣。頊弒奕而陳氏宗盟至無類矣。於是季犛遂奪其位。而立其子蒼。自稱阿犛。舜苗裔。胡公滿之後也。迺易姓名曰胡一元。國號大虞。而更亦易名曰奃。奃自是爲大虞皇帝矣。犛竟僭稱太上皇。永樂初。奃使使者上書。自謂煃甥。煃不幸。毋嗣。而國人推奃。已立四年矣。敢請。　上使行人楊渤等問其陪臣耆老。果如奃所言。奃竟封爲王。明年秋。安南故陪臣裴伯耆伏　闕下。號泣訟犛罪。請兵欲爲主

討賊。當是時日烜孫陳天平。已抵於老撾。會宣慰使刀線歹使使者送天平亦至。 上皆憐之。詔有司賜居第。月給其廩餼。明年。安南亦使使者 朝正月。 上命大宗伯出陳天平示使者。使者識其故王孫也。大驚因泣下。裴伯耆趣讓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 上於是 詔曰。朕謂陳氏以壻得國。今季以甥繼之。於理亦可。孰知弒王篡位。僭號改元。爲天地鬼神所不赦。是年春。使御史李琦。行人王樞。詰問季。季使使者阮景真。席藁請死罪。稱實日焜甥如初。 上恐其爲詐也。復遣行人聶聰

詔奃迎還天平。以君事之。朕當建爾上公。封以大郡。俾世世勿絕。奃於是待罪境上。請迎天平。還故國。上有詔。詔天平行。而以征南將軍韓觀。及副將軍黃中。呂毅。提兵五千人送之。天平乃 陛辭。 上曰。自古亾國。出奔之君。如齊桓晉文。皆內有主。故反國而安。今爾無主於內。從朕爲主於外。事之委曲。尤切朕心。迺 賜綺羅紗衣二襲。鈔一萬貫。於是封胡奃爲順化郡公。盡食所部邑。天平既乘軺車。至丘温。奃使使者黃晦卿。擊牛酒。犒從者。晦卿等見天平。皆大喜。舞蹈歡躍。如平生。中等問奃安在。晦卿言奃適罹霜露。

在嘉林天平亦不疑乃度隘留雞林行未至芹站山道險軍行不得成列伏兵乃忽從中起刼天平將軍皆出不意不能當亟治兵行捕奎奎衆已斬絕橋梁殺天平而去是時大理卿薛嵓適廣西還中與爲輔行遂感憾自經死使者還 奏事 上大怒欲往正其罪 卽命大司馬劉儁伺兵於是使使者祭告嶽鎮海瀆之神而以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爲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爲左右叅將督揮使程寬朱貴爲神機將軍毛八冊朱廣王恕爲遊擊將軍魯麟王玉高鵬爲橫

海將軍。呂毅、朱英、江浩、方政、爲鷹揚將軍。朱榮、金銘、吳旺、劉塔出、爲驃騎將軍。是日。上乘六飛、祭大江、諸神。已饗將士。　上臨江送之。于時天日開明。風便。大將軍揚揚張旂志。擊鼓行而南也。　上大喜曰。自此安南可平乎。先是占城國王占巴的賴、使孫部言黎賊侵奪地界。請兵。至是。　上遣中貴人馬彬、令占城備兵以防要衝。　賜之鍍金銀印。及紗帽金帶。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金織文綺衣三襲。於是副將軍輔、自憑祥。度坡壘關。祭安南山川。因以檄諭其國人數黎酋有死罪。罪至不赦。當是時。諸黎酋皆恃東

西都宣江洮江滙江富良江。 上乃自三江府循
江南傘圓山循富良江南東下至寧江又於富良江
北循海潮江希江麻牢江至盤灘困枚山盤牙九百
餘里緣江皆為塹壘木樵枚聯不絕盡發諸郡縣民
守之水陸號曰七百萬以何三帶州僉判鄧原及南
策人莫遂莫遠班以其狀徼告副將軍而大將軍朱
能行至龍州乃逢霧饑死矣。 上復以張輔為大將
軍以雲陽伯陳旭為右叅將。 詔曰大將軍開平王
常遇春偏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等率師北征而開平
王卒于柳河川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胡終成大勳

爾等宜取法前人毋負朕意自是之後將軍沐晟陳旭狥洮江縣驃騎將軍朱榮狥嘉林江皆治舟筏俾為欲濟之勢挑賊賊果度江榮等疾戰大破之大將軍輔乘勝遣都督高士文引舟師於箇招市江口與驃騎將軍兵相接然後約偏將軍晟並馳詣城諸賊深溝高壘皆近江獨多邦城下沙灘平濶可登然土城高峻賊於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地以為阱使道上行人不吾覺陷溺其中又以株窟穴所在不知我師先既已盡覺矣於是諸軍皆旋城輔軍攻其西南晟軍攻其東南會之夜半偏將軍黃中

銜枚至城下以雲梯附城指揮使蔡禍先登出[illegible]鼓吹城上炬火齊明城下軍並登賊衆矢石不及發皆倉皇走走下城失魄其不及走者殊死戰驅象而前游擊將軍[illegible]乃以畫獅蒙馬而神機將軍羅文亦以神[illegible]而前前象皆股栗象中流矢死賊盡反踵走走不及數十步自相潰亂騰踐而死者以筭自是之後[illegible]勝直擣東都而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亦擣西都兩都面縛請降者日以萬數輙乃調清遠伯王友晟乃調指揮使柳琮因攻困枚山萬劫江普顏山斬[illegible]捕虜凡三萬七千三百九十級獲圍

副丁部曲。俱斬之。餘黨悉殲。是時賊將胡杜。徵戰艦于盤灘江。聲因南策州土人陳封。來降。因使往擊杜。杜敗走。走腰水縣悶海口。盡得其戰艦。悶海口地下濕。不可以壁。遂還誘賊至鹹子關築壘。而以都督柳升守之。會俄來者言。李孫及其子澄。徵戰艦於黃江。於是輔引兵循木丸江而西。平侯晟。借豐城。侯彬由富良江。循管江。黎酋果出戰艦五百艘。當我軍。升輔鬬。大破之。斬賊將胡射。阮仁子。阮落。阮劣等首萬餘級。生得僞尚書阮希周。及黃世用。彤文傑。潙宗寶。吳鐵。北兆。阮利等百餘人。乘勝馳黃江。聲巳先遂逃去

矣獨偽尚書范元覽大理卿阮飛卿及千牛衛將阮日昭華領將軍黎威並歸降於是大將軍輔使莫邃大索故陳王苗裔推嫡而賢者一人來請而汪北等府安越等縣耆老尹沛等千一百二十人詣軍門上謁言陳氏不祿實黎酋殲夷已盡無復存者今願復古郡縣庶漸華夷風幸甚大將軍輔乃以安南議請請倣中國制建都指揮使及布政使按察使以調度郡縣　上有詔俟黎酋父子悉就禽而後如議居亡何輔及晟等追亡至與吏海門涇鵲淺會天大旱水涸賊皆棄舟走頃軍至大雨從西北來如注平地

水深數尺舟畢度三軍皆大喜曰此天贊也輔等竟以輕騎走茶龍舟師亦至偽四輔大尹阮謹縶頸來降言黎酋走乂安於是追亾逐北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柳升得賊舟三百艘餘黨復走輔等復引兵出奇羅海口生得季犛李保保及其子澄十人土人武如卿得偽大虞國王黎倉偽太子黎苪及其子孫剪廷偽梁國王黎澂等及偽柱國東山鄉侯胡杜等於是大將軍以安南大捷　聞頃請建三司郡縣　上從之　詔告天下建三司郡縣如中國自是之後盜賊鼎沸無歲不用兵矣而七源諸州逋寇猶甚土文率

敢死士蹤捕竟中流矢死輔遣指揮使程瑒繼[illegible][illegible]之安南始平遂使都督僉事柳升齎露布獻俘至闕下上御奉天門受之小司馬方賓讀露布畢以季犛及子蒼僞將相胡杜等繫獄而赦其子孫澄芮等命有司給衣食費於是 賜新城侯張輔以下金幣爵賞有差是歲永樂五年也居頃之逆賊簡定與阮師檜陳季擴阮師胡具鄧景異陳原撐後先麻起而慈廉威蠻諸部多有應者矣輔等衝鋒斬級歛其屍以爲京觀獨季擴等上表請降 上以其能遷善許之以爲交阯布政使以陳原撐爲叅政使阮師

胡具鄧景異鄧鎔為都指揮使潘季祐為副使輔知
季擴等降詐也中藏禍心請進兵討之卒敗阮師於
月常命季擴於綠海捕季佑於惡江執景異於昆灘
是後陳月常阮貞及黎核潘强又反而順州土同知
陳可論判官阮昭主簿范馬綏千戶陳腦百戶陳吾
儕南靈判阮擬左平令范伯高丞武萬百戶陳巴律
亦並反都督朱廣擊破之是時安南諸土吏即皆漢
官然乍臣乍叛未可羈縻而使也先是陳季擴反俄
樂士巡檢黎利充金吾將軍後左遷巡檢使復反僭
稱平定大王而以黎石為偽相國段莽為偽都督核

范柳。范晏等公行。桴鼓晝鳴。彬使朱廣往征之。生得范晏等百餘人。利遂逃。阻可藍以爲險。彬使都督方政追逐利。利復走老撾。襲四忙土知縣車綿子車三。殺漢官歐陽智。亦被與政等討之。禽其弟車道而車三竟奉頭鼠竄而去。會春二月。瘴癘還師。是時夏五月。天暑嵐瘴。政亦還。利出延殺玉局土巡檢梁珋其後又安守潘僚反。偈江百戶陳直亦反。皆土吏號稱將軍。日夜與紅衣賊覽盤及武貢人黃汝典丘溫人農文歷。武定人陳木果。快州人阮持善。瞽縣人吳巨來。俄樂人范軟。大灣人丁宗老。安老人范玉。玉塗山

寺僧也。自是天降印劍。令爲主。遂僭稱羅平王。紀元永寧。當是時。諸賊悉就禽伏歐刀死。獨黎利立柵于磊江。都指揮徐源擊破之。利遁走。而潘僚亦入老撾乎。先是指揮使方政追利至老撾怗心河。鏖利戰敗之。利復走。亾何。彬又率指揮使師佑追僚於農巴林。僚衆以象衝官軍。我師用流矢射。繼以火器攻象。象反走。賊大奔潰。終　文皇帝世。鋭於征伐。黎利竟得漏死如此。洪熙初。從備交阯中貴人山壽請。請授利爲清化守。毋亂。　上從之。壽自稱與巳相孚。因使壽齎敕以往。是時利巳爲老撾所棄逐。又亾抵寧化矣。

酋長范仰等率男女千六百人來降。然皆伏戕樂縣陰遺兵器不已。於是交阯參將榮昌伯。陳智等。以其狀請。 上竟以 詔善諭之。是日都督方政與黎利。戰於乂安茶籠州。大敗。指揮伍雲。陳忠死之。宣德初。利益與諸偷周莊雲。長孽。黃庵。潘可利等。聚黨數千人。其人皆紅衣黑胸。號為紅衣賊。阻山橫行。 上遣智及政往擊之。又敗。土太守琴彭亦死。是時政勇。智怯。素不相能。而山壽專以招徠為務。往往擁兵不救敗。尚書陳洽以聞。 上有詔讓責之。竟削智及政爵。充為事官。於是 詔徵楚王蜀王獲衛兵二千人。閩

廣川湖雲貴及南直諸衛馬步兵萬五千人恩明田州弩手三千人而以成山侯王通爲征夷將軍都督馬瑛爲恭將安平伯李安爲都護撫安軍民則屬尚書陳洽掌之大率提兵三萬人以徃是日 上御文華殿與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議大意欲如洪武中永樂初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而義原吉謂 文皇帝二十年之勤力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獨士奇榮與 上意合以爲 陛下此心固 天與 祖宗之心交阯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爲聖君

漢唐以來。交阯雖常爲郡縣。然叛服不常。漢元帝時。朱厓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克。有司議大發兵。元帝用賈捐之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況　陛下天下之父母。何用此豺豕輩校得失耶。　上曰。朕素志如此。是時黎利至乂安城。其勢益熾。會通兵亦至自交阯城。西長黎善分三道而攻之。一道由清威城而入。一道由下關而入。一道由小門而入。李安率百金之士悍戰。斬虜甚多。通等得而行。行至應平縣。止壁寧橋。諸將言其地險阻。未可輕入。通竟麾衆悉度橋。橋左皆泥淖。賊衆從間道起。

我師遂敗。尙書陳洽死之。通亦傷金瘡。賴萬金良藥。得不死。於是遣政平守何忠及千戶桂勝伏 闕請益兵。行間遇賊。賊數以顯爵誘忠。忠罵賊不容口。竟被僇死。黎利遂發自乂安。直擣清潭圍東關。因攻清化。通乃以羽檄傳利門。清化。迤南城池悉屬賊。於是令官吏軍民皆出城。走東關。清化守羅通。及指揮打忠不從。深溝固壘以死守。賊弗能下。稍稍引去。圍隘留關。監門黃驄死之。百戶萬琮潛登城大呼與敵死士揮戈從南門出擊賊。賊走。先是成山侯王通棄交阯還。 闕奏賊情。 上 於是以安遠侯柳升為征

虜將軍保定伯梁銘爲左將參都督崔聚爲右將

提兵自廣西入黔國公沐晟爲征南將軍興安伯徐

亨爲左將軍新寧伯譚忠爲右將軍提兵自雲南入

是歲宣德元年也其明年春正月　上召楊士奇楊

榮言交阯事謂蹇義夏原吉拘常見朕志已決廼使

黃福大索陳氏苗裔是後利復攻交阯陷昌江監門

指揮使李任顧福劉順郡守劉子輔中貴人馮智死

之利廼與王通請和諸將校或以爲善或默或雖以

爲不可而未有面沮之者獨按察使楊時習以爲不

可通當再抵几曰汝何知遂大會軍民出下哨河立

壇與利盟因宴利且遺金織文綺表裏而利亦奉重寶為謝是日即使指揮闞忠同利使　上表及　貢方物是時安遠侯柳升師至隘留關黎利使使者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以主其地升等受書不啓封因郵置以聞竟進兵至倒馬坡獨與百數十騎度既度橋壞後隊阻不得前升所部皆淖泥地伏兵四面至升被十餘創死從者皆陷沒賊令郎中史安主事陳鏞及李宗昉降竟無降者皆死先是黎利與柳升書言陳氏有遺嗣日暠匿命在老撾蓋二十年今宜以暠嗣國而暠亦自老撾上書自稱先陳王臣暊

三世嫡孫。求爲後。語在蒼梧志。　上以示羣臣。問與之便不。羣臣皆頓首曰。與之便。　上曰。說者不達止戈之義。必謂與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亦奚恤人言。其與之。於是遣侍郎李琦。羅汝敬。使交阯。而以通政使黄鵠。大鴻臚徐永達。輔之。大赦交阯。因令耆老以陳氏之孫。具實來聞。卽使使者。　冊封。朝貢如　國初約。凡交阯文武諸臣。悉皆還京。是時黎利使使者奉書請降。而陳暠亦使黎少頴奉表陳情。謝罪。貢代身金人銀人。及送都督蔡福。指揮[illegible]等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一人。馬騾一千二百頭。請班師。　上令賜夷

使文綺衣鈔。以　勅諭答之。　上大意。怒利誘退官
軍。入據城池。僭慢無禮。第以　恩命既頒。姑從寛貸。
頊。王通還自交阯。廷臣皆劾奏通。及都督馬英。爲事
官陳智。李安。方政。布政使弋謙。中貴人山壽。馬騏等。
擅與賊和。棄城旋師之罪。　上有詔。詔訖金吾即訊
於是當通等罪。家産没入縣官。其後復劾奏黔國公
沐晟。與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以賊師臨境。晟等逗
遛不至。以致升被陷没。　上置沐晟不問。而令御史
大夫封章示之。亨忠姑俟其歸。頊。黎利使使者黎臯
何甫等。告陳暠。於今年。正月初十日卒。陳氏子孫實

無類。國人推利謹守其國。敢請。是歲宣德二年也
上使侍郎羅汝敬。大鴻臚徐永達。諭黎利。及耆老。復
大索陳氏苗裔來告。凡交阯所執漢官軍民及其鹵
獲生口軍器。檄到。悉皆遣送。居亾幾何。敬還。黎利率
其耆老阿栗等。 貢方物並代身金人。因報 命。廉
陳氏子孫。實無遺者。 上復遣侍郎李琦。卿徐永達。
行人張聰往。以爲永樂中。禽黎季犛父子。卽求陳氏
後。國中皆謂已絕。旣歷二十餘載。尚有存者。乃賜琦
等道里費。度徧歷諮詢。是時交阯軍官。存者二百八
十人。民官及佐史一百五十七人。旗軍一萬五千一

百七十人。馬一千二百騎。利及儀使者。陶公僎謹具名籍。日夜裝送。歸疆吏。秋毫無所遺。至陳氏子孫。利再三以爲無所留也。於是 上遣侍郎章敞。通政徐琦賫印章。命利權署國事。以撫國人。居一二年。黎利遂捐館舍。以子麟嗣。先是奸臣黎問。黎察。竊權搆黨。恣相仇殺。於是脫縣土吏阮世寧。七源土吏阮公廷。率部曲三百人。願借西粵龍州。凍州一廛以避寇。上從之。命有司遺糒醪。毋失遠人意。其後英宗卽位。麟遣陪臣黎籠來貢。 上封麟爲安南國王。及 賜國王印。居五六月。麟死。子基隆嗣。天順初。安南臣黎

宜民弒其主基隆自立國人討平之以基隆弟思誠嗣遣陪臣阮昇來　賀因　請封　上從之是年
上命中貴人柴昇及指揮霍俊奉御張榮往蒞其地所產香物其後成化中安南匿保梁通逃侵龍州頃思誠納占城叛而助虐將奪占城國援之占城國王古以其狀請　上以勅印畀之初交人入貢必由憑祥後稍稍挾重貲闌入中國以為利弘治初州守李廣寧請治一介行李著為令已何思誠卒子鏳嗣頃鏳卒子濬嗣頃濬又卒子濬嗣正德初安南臣阮种又弒濬立其弟阮伯勝國人黎廣討平之以思誠孫

晭嗣。其後安南臣陳暠又弒晭。登庸遂北面於晭矣。頃登庸復叛暠。遂與黎氏臣阮弘裕提兵擊破暠。獲其子昺。及黨人陳璲等誅之。暠乃走諒山。遂據長慶、太原、清都。於是庸與國人共立譓。譓晭兄瀠之子也。晭無子養譓。譓既立。即追尊瀠為哲宗皇帝。又念庸有推立功。乃封庸為武川伯。而以水步諸營屬之。居一二年。黎氏臣鄭綏復攻譓。譓出奔。竟立其族子酉榜。於是庸引兵往擊綏。綏敗走。捕酉榜殺之。國人復迎譓。譓歸之日。唯恐郁車之行遲也。是後登庸自稱為太傅仁國公。居亡何。計欲弒譓。譓覺。乃與其臣

杜溫潤從間道走清華於是立德族弟應爲王改元曰統元而德竟貶爲沱陽王矣是歲嘉靖元年也登庸已稱安興王　上遣編修孫承恩給事俞敦往諭即位會安南亂道路不通恩乃與敦還行未至太平敦道染霧露死庸遂以六年春二月己卯即位矣改元曰明德先期使國人范嘉謨爲僞應作禪位詔於是立其孫福海爲僞皇太子更名方瀛頃私應謚曰恭皇帝明德既三年而嘉靖九年矣庸乃老于都齊海陽開自稱爲太上皇而以春正月丁酉禪位于瀛瀛復改元曰大正乃作大誥五十九章命之曰皇

明大誥法天撫運皇上大誥天下。其爲篡逆類如此。先是庸使使者阮光論胄讜名款塞貢因請　封。鎮南僉事使楊鳳刷關弗與通。亡何。讜亦使使者黎啓介寮爲登庸中道所阻。已使使者阮拔萃乞兵。關吏亦復謝絕弗通。已登庸復使欽州判唐清。請　封。制置使張嶽乃繫清清瘐死獄中。是時安南自黎晭正德中使使者獻見久弗至至今已二十一年餘矣

上有詔。詔大宗伯夏言問狀。已使執金吾千戶陶鳳儀姚景祥。並馳安南。會黎讜子黎寧亦使使者鄭惟憭伏　闕下。數登庸罪至不赦。於是大宗伯嚴嵩。大

司馬張瓚。廼使驛騎召陶鳳儀母往。是日即以咸寧侯仇鸞爲大將軍。司空毛伯溫爲大司馬。專以征發庸爲務矣。是時潘旦爲[illegible]置使。旦大意。欲藉以觀變以爲律。以中國之法。莫黎固皆非所宜立。庶以夷狄之道。則元昊可爵。不義可侯。而黎利可王也。伯溫恐旦忤已。請以叅經代之。經亦以爲策鄭惟僚之書。則稱於元年七月立舊光紹第二子叅寧號爲光照。而今則號元和。且四年矣。音謂遽于清華。而今則云在木州。且親信如鄭惟僚亦不知其第二子之名及所生年月。或惟僚等假立名義。以鼓動衆心。亦未可知

乎大使黎寧果出于誠則正泒猶存人心尚屬不然則名義未正豈惟彼國人心渙不可收即我勳舊大衆雖雷霆之擊罔不摧折者矣是時獨 上意銳于行師而廷議多難之弗悅也廷 詔鑾及伯溫馳還先是安南夷人刀鮮李孟元黄明哲捕獲所所使僞知州阮璟同知裴行儉等父及僞印一顆大誥一冊奏請 上益怒乃 賜大將軍弓矢臺御史兩廣則蔡經滇南則汪文盛總戎兩廣則柳珣滇南則沐朝輔並出征以何僞王莫方瀛使從者范正毅恭赍請歸降願以土宇民人唯邊吏所左右之事下大司馬

張瓚大會翊國公郭勛大冢宰許讚等議以何淵李登庸立其子福海嗣時十九年春正月庚午也而經與伯溫乘傳已詣會城矣於是布政使楊銓副續治兵備參政使蕭晚參議使陳茂義轉漕諸路是日參政使翁萬達副使鄭宗古出南寧副使陳嘉謨僉事林希元出雷廉參將李榮余思出思明指揮李邦相出欽州武鸞余德安出烏雷山然後以檄諭莫登庸莫方瀛及安南諸父老子弟附著者為令令曰有能捕斬莫登庸莫方瀛者賜金二萬其以府若州縣歸者即以府若州縣予之賜金一千登庸益大懼乃以是

年十有一月己未面縛請降于鎭南關先是登庸聞大兵旣雲翔而至迺取大竹筒及採毒草芭豆四百石艤艫二千艘以爲大兵必從粵西黔南以擊我我以一日起乎梧州誰畏哉顧吾竊度吾等旦莫執于戈長嬰大罪直至死而後悔禍孰與假以天子名號佩金印大如斗號召國中豈不愉快乎於是叅政翁萬達徵知其大指乃使指揮王良輔通判蘇廷爋出關詰問只將軍令曰若登庸能遣子席藁至軍門謝罪因而歸地奉印自今去僭號奉正朔備 天子外藩毋請封毋索貢吾與君登庸請赦除前罪以徼有

土之奉可乎。於是登庸等大喜，皆目笑。乃以是月之三日，素衣繫組，躬率小目耆士許三省、阮簡清、阮廷祚、楊謙等，亦各以尺帛束頸，俟于南關。南關關吏擇高敞地可容千餘人以上築壇場為位，設以黃幄，將軍送奉令旂、令牌，前文武諸臣皆列侍左右，將校兵衛甚嚴。已，監門開關，傳登庸及其姪莫文明等由關道左出，脫履跣足，面北而跪。已，傳登庸解組，送奉降表上。登庸乃俯伏堦下，五拜，以首叩地者三。文明等亦皆以次降服如儀。頃之，登庸率其姪及小目耆士等至軍門上謁，皆俯伏再拜。當宣 朝廷恩威及將

[illegible]
莫文明及小目阮如桂者人黎烇土人阮經濟等代
登庸奉降表一通伏　闕下溫等因上書報　命大
登請與登庸都護總管如漢唐故事歲以西粵布政
使須大統曆令赴鎮南關祗領至斯凜古森丫葛金
勘四峝令入欽州版圖有如說者以黎氏爲疑則當
黎利發難時殺我大將柳昇及大臣陳洽　憲宗猶
恩貸之今登庸獨不可請比乎且鄭惟恰所稱在上
下朔石林州近西粵西與粵皆不識黎寧面貌何如人
人或稱黎寧或稱黎憲或稱光照或稱元和或以爲

阮金子或又以爲鄭氏詐稱常先取人鄭[illegible]
馬江所有黎寧黎然宗支皆不可知今試念黎氏南稱
請量與等了事得食添馬江屬黔南掌之溫等如此
此而登庸亦上降表表多不載登庸誠自言臣先國
臣丁氏陳氏黎氏稱號紀元有死罪弗赦今皆一切
華除至若欽州知州林希元奏稱貼浪二都澌凜金
勒古森丫葛爲欽州故土亦惟　陛下所命臣國不
幸被兵春秋朝請久不至今請補所乏缺如故故事
貢以金人銀人請代臣亦惟故約是從其後小目耆
人士人阮𥿭杜等亦上書言臣國自正德嘉靖以來

逆臣陳暠陳昇鄭綏杜溫潤等相扇而起逼脅國主黎惆被弑黎譓蒙塵宗祀淪亡獨存黎應播國未久旋即物故于時莫登庸討平諸逆積有功勞然土地人民皆 天朝所畀應以授之登庸而登庸受之又私其有未及 請命罪復何言臣等亦私相推戴是與登庸同科頃 陛下曲賜恩貸得緩須臾毋死幸甚但登庸名號未正無以率人竊見黎寧阮金之子實非譓裔今登庸已祀黎氏於家廟得血食不絕唯陛下蚤頒寵命俾登庸無國而有國臣等無主而有主於是下大司馬大司馬以公卿所廷議請 上乃

詔曰安南自昔本屬中國至宋受王封始淪於島若
陳氏傳世久遠又知慕義納款爲我 太祖嘉獎著
訓後人無伐其國止因賊臣黎季犛弒主日焜又殺
其孫天平大逆不道上干我 文祖震怒始 命將
討平郡縣其地是出交人於水火不謂黎利復肆奸
欺鼓衆作叛又詭辭請封我 宣宗皇帝念息兵末
久推 聖祖爲陳氏意以恤交人姑置不問 累朝
因之朕即位以來黎氏又不來庭將奉辭伐罪節據
勘奏乃知有莫登庸竊據因其罪狀未明恐戮及無
辜暫遣文武大臣從宜撫勦今登庸既面縛軍門納

土請罪。是與二黎。兇悖有間。察其降表與國人代陳
情有可原。姑從赦宥。茲爲交人求圖。著革去王號。不
許稱國。庶免亂賊接迹相叛。既說黎氏無人。登庸久
爲交人附屬。准授以官職。降賜印信。使奉　正朔。
朝貢。仍計其地方。與置官屬。以便統轄其人民土地
朝廷無所利之。於是　上進莫文明等午門外。賞賜
金錢有差。已。瓚等復請曰。安南故有海陽。山南。山西。
交北。安邦。諒山。太原。宣光。興化。清華。乂安。順化。一十
三路。臣等請比土吏令甲。每路各改設安撫司。司。安
撫使一人。同知一人。莫氏得自黜陟。歲時以所黜陟

付貢使　聞。　正朔。儀部比朝鮮例。粵西布政使。歲
印造大統曆日一千。先期赴鎮南關秪領。故事。安南
國王每三歲一貢。貢　御前　皇太后　中宮　東
宮。方物有常。今旣除吏。秪令奉貢　御前。它一切勿
許。　上從之。於是貶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而以
莫登庸爲都統使。賜銀印。視從二品秩。世世勿絕。其
十三路皆置宣撫司。司宣撫一人。同知一人。副使一
人。僉事一人。悉聽都統使所調度。時嘉靖二十年三
月也。其後大司馬張瓚等以安南事平。請賀。　詔曰。
昨安南廢職不庭。本發自朕心。猶有畏縮議。匪搢

國是者。今黎氏旣已覆滅。莫酋繫頸來降。朕已久處分了。何表賀之有。於是論功行賜。 賜大學士夏言以下金幣爵賞有差。其明年六月丁亥。安南都統使莫登庸卒。 上有詔。詔諭都統使莫福海甚備。明年六月丁酉。遣宣撫同知阮典敬賫 表文及金銀器皿等物來 謝。 賜文綺表裏。其明年六月巳卯。遣宣撫同知段師直來 謝。亦如之。二十五年。遣副使阮銓賫 表文并方物來 貢。 賜文綺表裏。是年五月癸亥。都統使莫福海卒。後五年福海子莫宏瀷嗣。先是登庸以右[illegible]人阮敬為義子。敬復以方瀛次

子莫敬典爲壻以何敬典與瀛妻武氏通因得本兵柄初福海殂時宏瀷方五歲阮敬挾宏瀷自恣於是登庸次子莫正中與莫文明避居都齋頃之阮敬以兵侵海陽竟逼都齋正中及文明引兵以禦之弗克廼帥其家室潛赴欽州上狀請得居肇慶清遠曰吾姑逃兵乎是時范子儀亦擁兵詐稱宏瀷不幸蚤物故吾來迎正中耳示疆吏不意頃以兵寇欽州欽州捕子儀梟斬之以徇界上界上亭長於是負弩石送宏瀷歸南關請襲由此瀷爲都統使矣自是之後登庸臣黎伯驪數擊瀷瀷亦奔海陽貢使不來庭者數

矣。居十有九年。爲嘉靖四十三年也。宏瀷始以正月二十七日卒。於是嫡子莫茂洽使龍憑指揮盧堂告訃于左江僉事使徐浦。因以請襲。於是吳司馬下所司驗問。明年冬。僉事章汝槻得茂洽實宏瀷正堂裴氏所生。于嘉靖四十二年二月十二日。今五歲矣。爲嫡長子。當襲。而庶子莫演瀷。差居長。屬婢妾武氏出。乃趍召也。父莫敦讓及宣撫阿冨春等赴關果無異狀。先是黎伯驪之變。請數自三十六年及三十九年。四十二年。四十五年。朝貢後先並未至。至是茂洽請修舉前貢。儀部乃視宏瀷例。宏瀷一十七年。法當入

貢。會未除官。誠監門弗得通。其後得襲都統使。始以貢入。今請襲茂洽官。然後謝　恩修　貢如故約。於是授茂洽都統使。是歲萬曆元年也。故事。安南先國王時　天王即位。遣使齎　詔至國。王即備儀。差遣陪臣赴　闕朝賀。茂洽迺循國故實。敬預備　賀儀。欲隨　貢以　進。於是馮祥指揮鹿鳴周。請于分守使高則益。分巡使高克謙。因制置使殷正茂以聞。上幸可之。其後辛巳復使使者梁逢辰、貢金瓶香爐諸物。先是嘉靖中罷安南諸貢使宴。至是始　命宴之。已使通事范可久。送辰行至馮祥州。土吏李德。

勝索使使者橐中裝不得因阻驛騎馬低佃者五月出關廼佐士酋陸珠等奪一介行李遂毆可久及潘應科科傷面貌久之死於是制置使陳瑞御史馬呈圖後先劾奏之而給諫張鼎拆思亦上書大畧以為粵西諸土吏獨餋利南丹向武諸州奉約束惟謹它一切犄驁不服漢使每至其地徃徃毒而殺之大不敬請比陳瑞臧大王州郭應聘臧永安永寧州近事如法事　下大司馬皆輕重罰治是時茂洽廼狡焉思啓封疆矣始下琅州西伴上琅州東伴地接下雷峒上琅州中西伴下琅州全伴地接歸順州久為二峒

州所侵茂洽𨗳因貢使以請於是都御史吳文華屬同知南寧府周易驗閱盡給安南𨗳二峒州不從下太平理葉蒸柳州理李遠覆案之於是巖以內村鄧蕩柯巧供龍濤通蓬吟邦屬下雷巖以內村獨洗雅江丘屬安南至芭冊十一村泡泉六社𨗳亦以江爲限乎上下傍伏艮亂屬下雷江以西村那哀野斷其郡音屬安南江以北村彝排臾米喉龍那馬弄龍告蒙多泥岜替那弄溅濆岜嵩岜容凌泿岜冊芭河芭空屬歸順江以南村札義多逸岜唏打落箇定屬安南乜若禄架禄郡孤古沘泓芭米屬歸順茶嶺那造郎

扳立弄隘六甲內光外光上坤呐定四甲屬安南安南不從以爲臣所使使者阮洛宗驗上琅州岜冊北寶下雷所占鄒港等二社大率二十村上琅州炮泉江之北寶歸順所占上撚等九社大率一百四十六村石林州茶嶺以北亦歸順所占茶嶺莊及清則等四社大率九十五村至全勝兕眺二所臣先問故基猶存前是高平撫治使黎如璥聞漢使至弱率彊吏治厨傳爲下雷許宗蔭襲殺甚多皆有狀　事下戎部以何給諫于致祥上書譏責茂洽大略以爲茂洽所請地失於數十年之前而爭于數十年之後

此或假以出方物取價沃壤內覃其封殖而外固其藩籬未可知也於是大司馬張佳胤移粵西都御史吳善善乃屬左右江兵巡使陳詰郭棐郎訊是日南寧理萬煜慶遠理王體昇乘傳後先馳下雷至歸順而下雷土吏許宗蔭歸順土吏岑瑾及安南使者甲潋並以其狀來請謁安南竟牢執初約乃請漢官觀察民風當是時吟邪龍莆人民皆披髮跣足長衣大袖猶有夷風竟與安南而歸順祿䅽祿郡沱泓三村又皆束髮短衣實漢人毋割割芭米孤古二村與安南安南大率得村凡一百二十六大司馬張佳胤以

爲制置使議是書奏。上乃詔曰。朝廷優待遠人。已曲從所請。今後再不許越分陳乞。是歲丙戌也。其後清華道人鄭檢。自稱黎氏後。引兵侵茂洽。亡何。檢不幸物故。子松乃以十一月朔入城逼茂洽。茂洽犇。於是莫敬邦提兵十萬人壓松戰。而以世父莫敦讓告急於　上。因引孫一人。弟九人。族屬五十人。直走求安願借欽州一撮土。毋爲鄭松所魚肉也。是時朝鮮亦乞兵。御史徐元正上書。以爲朝鮮與安南殊。私朝鮮中國之門戶。勢且當援。今安南遠在萬里之外。亦請比以援之。此於策不便。且欽州實雷廉門戶。珠池

在焉有如一日不可知則百粵五嶺豈得爲枕而臥乎。事皆下大司馬石星大司馬以御史議趙制置使諭莫敦讓還歸故國。上幸下明詔詔制置使相機處置務求安妥是歲癸巳也安南東西可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可二千八百里永樂初大將軍張輔奏舉懷才抱德明經能文博學有才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練達吏事明習兵法者凡九千人前是丁丑秋八月土人陳一熊上書請學世業始未嘗不斌斌禮讓而後漸習纂弒也。

讚曰

傳稱一姓不再興而況於篡弑得之者乎余觀丁陳黎三姓干戈洊尋卒卒無須臾安枕也信哉 文皇帝始何嘗不憐陳氏後然季犛之慘耗矣犁其庭而郡縣之及 章皇帝得陳氏後安南復王矣厥後歸黎利莫氏篡之終爲都統使豈亦非陳氏弗王乎由此觀之帝王自有真豈人力也哉